

著金巴



俄國社會運動史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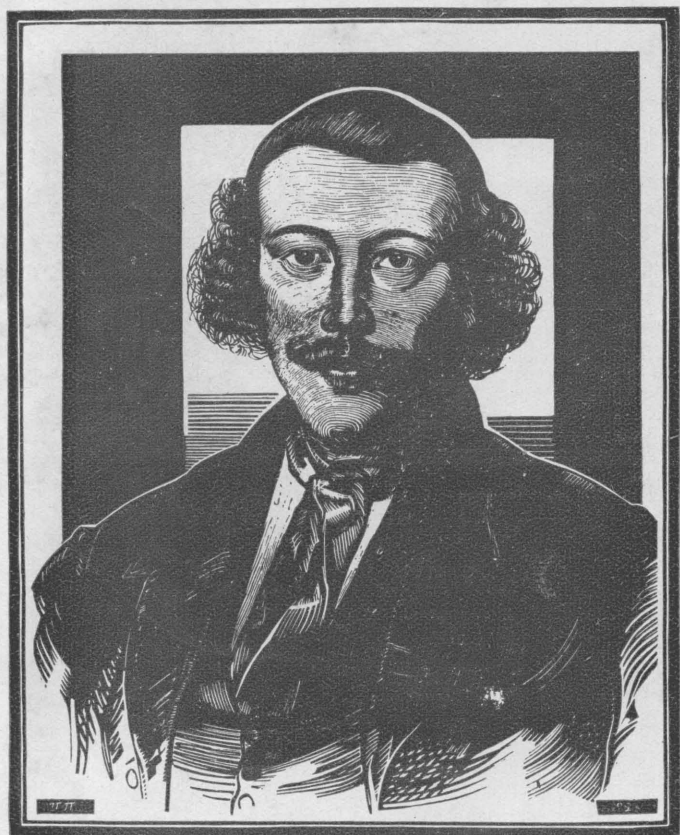
文化生活叢刊

V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85508



巴 枯 寧 像

帕 夫 利 夫 洛 夫 木 刻

俄國社會運動史話

著 金 巴

聲英

壹年六A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五 種

前記

這是我底俄國社會運動史話底前十章，大約佔全書底五分之一，除了第九章外其餘的都是我七年前的舊稿。這幾年來忙着寫小說，就沒有心腸來寫完這書，並且寫這書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這部未完的舊稿在我底書箱一睡就睡了七年。最近因為編輯文化生活叢刊偶然想起了牠，把牠找出來，整理了一番，補寫了第九章，編成第一卷，就這樣草率地出版了。

第一章前面本來還有一章『緒論』，現在暫把牠刪去，將來擬附印在第五卷後面。但是第五卷什麼時候可以寫成，現在連想也沒想到。不過我想，即使以後的幾卷暫時不出版，對於第一卷讀者也不會有什麼損失。把第一卷作爲一本獨立的小書看，也未始不

可以。

這本書底題名不很恰當。倘使叫做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也許好一點，但譯成中文怎麼樣講呢？我可不知道了。

寫這書只算是一種嘗試。雖然是讀一百本書，寫一本小書，但這也是我底研究底一點小成績。我自己當然有我個人底見解。精細的讀者不用等着看「緒論」和「結論」，從每一章底發展中也可體會出來。然而我應該聲明的是我並不會添加過一點宣傳的話句。所以這只是一本研究底書。至於我底研究方法有無錯誤，尙待賢明的讀者指教。

一九三五年七月巴金記於東京

再版題記

這本小書居然會在三四個月以內再版，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自然爲這個高興，而且這還鼓舞起我續寫第二卷的勇氣。

這本小書是我自己喜歡的東西。我當初寫牠的時候曾讀了一些參考書。這裏面雖然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論斷，但每一句話都是有根據的。我自己生在二十世紀，又生在中國，不能夠看見書中所敘述的事情，不能夠認識書中所描寫的人物，因此只得依據別人的書。我手邊有一部 *Kulezychi* 的三厚冊的俄國革命史，還有 *J. Prelooker*, *Rapport*, *Masaryk*, *Bienstock* 諸人的書，此外還有參加當時的運動的許多人的回憶錄或別的著作。譬如 *Tikhomiroff*, *Stepniak*, *Figner* 諸人的書，都是研究十九世

紀俄國革命運動史的可信賴的著述。我沒法證明那些作者「改造歷史事實，」我就只好依據他們。但不幸却引起了一位所謂批評家的抗議。他說我「改造歷史的事實，」他却不知道我並沒有資格創造一句新話，這只表明他自己讀書不多了。

關於我寫這書的企圖，我在前記裏已經說過。我想寫的是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而不是「社會運動史，」所以我在下面加了一個「話」字，還聲明過「題名不很恰當。」至於我爲什麼要寫 *Biographical History* 呢，原因自然有幾個，但重要的還是在現實的環境。做批評家的似乎不會不知道。我既然選了這體裁，因此在這 *Biographical History* 裏面，我便主要地描寫當時激動着全俄國的社會思想的發展。這樣我當然要舉出當時的幾個理論家來做代表。這不能說我看輕羣衆的力量。事實上我在第一第二兩章裏所寫的就是自發的羣衆運動。我對於歷史的看法，我在我的「法國大革命的故事」中寫得很明白。我在這書裏也不會是兩樣。那位批評家故意裁賊，甚至不惜抹煞這書中的一些篇頁，裝作沒有看見。例如十二月黨

運動中領袖們的行動，我分明寫在那裏，他却說我『把它故意抹煞了。』又如他怪我不提蒲列漢諾夫；他却不明白，依我的體系那應該在第二卷中才能夠提到。更如他責備我『無視工人的勢力而把農民力量看得太重要，』我倒請他把當時的社會情形仔細研究一下，關於這問題也有好些書籍。至於我，我要在第三卷裏才寫到工人運動。

我的這本小書自然有很多缺點，我承認。但他所指出的三個缺點，却並不存在。他連人家原書的體系還沒弄清楚，連人家所根據的史料也沒讀過，就要來下論斷，對於這樣的批評家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巴金記。

◎我看過一本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是小家說 *J. M. Wilt-ham* 寫的。

◎第八章中關於巴枯寧的「基本思想」本有一段敘述，另外還有一節論述巴氏所著「革命問答」

的文章，因別種關係付印時都給刪掉了。

目錄

第一章	司頓加拉進與第一次革命	一
第二章	蒲加鳩夫與農民暴動	一三
第三章	拉狄穴夫與智識階級之覺醒	二一
第四章	十二月黨與民主主義	二七
第五章	赫爾岑與西歐派	五五
第六章	巧爾尼雪夫斯基與民粹派	八五
第七章	畢沙列夫與舊虛無主義	九七
第八章	巴枯甯與自由社會主義	一一一
第九章	拉甫洛夫與倫理的社會主義	一三五
第十章	奈其亞葉夫與秘密結社	一四七

第一章 司頓加拉進與第一次革命

—

在俄國流傳於民間的關於十七世紀俄國農民革命運動的領袖哥薩克英雄拉進的民歌中間，有一首極普遍而且爲一般農民所最愛的，這就是著名的「凡爾加底岩石之上。」

『凡爾加河岸上有一座岩，

在岩上長滿了野生的青苔；

牠靜寂地在那里立了很多的年代

不關心一切，再也無心悲哀。

—

牠底頂已被風浪和暴雨掃得乾淨，
在上面棲息着的，只是那兇猛的老鷹；
他把他底巢建造在禿了的岩石之頂，
每日家在巢內吞食他所捕獲的飛禽。

有一個人攀登上了這岩石之頂，
在頂上留下了他底深深的足印；
從今後岩石就成了神聖的東西，
而偉大的「司頓加」底名號也將永遠生存。

雖然在神聖俄羅斯底教堂，

這個人年年月月地被
人詛咒，誹謗，

然而凡爾加的人民在他們底祈禱的頌歌中
却永遠深深地寶愛着這個人所留下的印象。

有一次在黑暗的深夜中，

這個人登上了岩石之頂；

他孤獨地在上面徘徊，不甯，

直到金色的太陽放出了牠底光明。

海浪在下面急急地私語，

四周圍都是悶得死人的沉寂；

悲哀的思想來到了他底胸中，

在這夜裏，偉大的行爲就從此產生。

沉思的，憂愁的，他走下了這岩石之頂。

偉大的，勇敢的決心便產生於這天早晨！

他要從暴君底懷抱裏，

救出那憔悴了多年的莫斯科母親。

呵，他底神聖的熱望終久是徒然，

對於那無情的命運，他底禱告也竟是枉然；

今而後任他血海奔騰，人民的淚浪滔滔不盡，

他們底號泣也終不會引起他人底憐憫的感情。

他呵，並不像一個有權的國君，

也不像一個被歡迎的尊貴的客人，

更不像一個騎着戰馬帶着軍刀的將領，
走進那克蘭姆林宮底白色的城門！

他只是個被劊子手牽引着的，帶着鐐銬的囚徒，
在這巍峨的城門下面，他低下了他底高貴的頭顱……

偉大的斯頓加竟這樣一去不還，

那凡爾加底岩石却是年年依然，

只有這河流和這岩石呵，在他們底沉默的敬禮中
還不時地紀念着那英雄的「阿達滿」！●

如果在我們底鄉土裏還生存着一個人，

● 阿達滿 (Ataman) —— 哥薩克軍隊底首領。

他並不貪圖淫樂，也不只顧自身，

對於周圍的人，他從沒有不義之行，

他也不曾壓迫過慘苦的農民，

他愛自由，就像愛他底母親，

他以她底名義，向着生命之路邁進，

那個人如果敢獨自登上這岩石之頂，

這巨石便要把司特潘底故事忠實地說與他聽。」

二

所謂「正史」是時常與真正的事實不相符合的，因為寫「正史」的人所根據的並不是事實，而是偏見與無知。

讀俄國史的人都知道在羅曼諾夫朝，亞歷克西斯治下（一六四五——一六七六

年)有一個著名的匪徒，一個兇狠的叛賊，名叫司特潘·拉進 (Stephan Razin) 綽號爲斯頓加 (Stonka) 其人者，糾合了無數的匪徒稱兵作亂，殘害人民，起初聲勢極爲浩大，連陷名城，後來終於敗北，被政府捕獲，先受了種種拷打，然後在莫斯科城內受車裂之刑。俄國的教會也把他詛咒爲上帝底敵人，國家底叛賊，提起他底名字就好像提起了魔鬼一般。

然而事實上斯頓加·拉進並不是這種人。拉進是俄國底第一個革命的領袖，他是第一個揭竿而起組織了一個俄國人民底大暴動，反對沙皇底暴政的人。

關於拉進底早年的身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出身頓河地方的哥薩克人，而且是正教會底一個虔誠的教徒。他在一六六一年曾到白海，梭羅維次基寺院進香，到了寺院，他在那里禱告了許多日子。過後他又熱心做慈善的工作，建築了一個老弱殘廢的哥薩克人休息的地方。

這時候一般人的不安一天一天地擴大了，這大半是農奴制度底結果；農奴制度在

十六世紀末期才開始被認為合法，過後就逐漸變本加厲了。

同時俄國教會裏又起了分裂，有名的主教阿瓦鏗率領的一派脫離了教會，另組成了一個新的宗派名 Starovertsi（舊信仰者）。這個新的宗派成立後就受着政府底殘酷的壓迫。這種壓迫又增加了社會的恐慌和人心底不安。

在這種空氣裏面，拉進一旦出來，置身於叛亂的頓河地方的哥薩克人叢中，率領他們向着沙皇政府和一切領有農奴的地主進攻，自然會得着大部份農民底響應了。

拉進對於他底追從者有極大的魔力，他底同伴們也實在愛他而且忠心於他。他具有一般哥薩克人所共有的特性。他底身體強壯，相貌魁梧，做事富有無畏的冒險精神，言語半帶談諧，却又是極其雄辯，有時對於敵人又離不掉真正哥薩克人底野蠻，那種無慈悲的殘酷。

在他底宣言中，拉進主張消滅各種階級的區分；推倒農奴制度與沙政，建立自由的共和國，在那里，一切國民都是平等的。人民開始稱他爲「巴吐席加」（Ratushka）小

父親)了，這個尊號從前只是用來稱沙皇的。

拉進不僅長於陸戰，他還組織了一隊很好的艦隊，共有戰艦三十五隻。一六六八年春天他占領了沙里青及雅次克兩處要塞，他的勢力的雄厚，連沙皇也震驚了。於是沙皇派人與他議和，說如果拉進不再進攻，政府也不加罪於他，然而拉進却置之不理。他還說：「如果沙皇希望得到一個回答，非親筆寫一封信來不可。」沙皇於是派兵從阿斯多拉罕進擊，又爲拉進所敗。拉進得着了這樣的成功，又率領艦隊進裏海，侵波斯海岸，大敗波斯軍隊，虜掠了波斯的公主。一六六九年回到阿斯多拉罕，這時候他便成了俄國全東南部底主人翁了。

隨後他又回到頓河地方，和另一個反叛者底領袖哥薩克人瓦斯果爾(Vaskols)聯合，從此他底聲勢更爲浩大。

一六七〇年六月，拉進再整隊進攻阿斯多拉罕，沿途都不會遇着重大的抵抗，遂得占領阿斯多拉罕，殺死總督卜羅若夫斯基和親王柴加斯二人。

拉進占領了阿斯夫拉罕以後就在這城裏設了一個共和政體的政府，這個政府底特徵，就是一切重要服務員之委派以及一切主要的公衆問題，皆由一個「Vyecha」（市民縣總會議）來決定。

斯頓加·拉進又帶兵向莫斯科前進，沿途占領了薩馬拉，薩拉托夫等城，創設了同樣的哥薩克共和國。然而在這年九月拉進却在辛比斯克陣上受了重傷，他底隊伍又大遭失敗。

不過這時在凡爾加，鄂加，德溫拉一帶的廣大區域中，各村落的農民都豎起叛旗，反抗地方官吏，殺戮或搶掠地主們。在這些地方，拉進底勢力還是很強大的。

求自由的人，大概會爲自由犧牲的，因此猛勇蓋世的拉進也免不掉最後的命運。在部下因政府底利誘逐漸叛離了之後，拉進在一六七一年四月終於和他底兄弟福洛爾（Frol）同時被捕，即被押送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盡了種種的苦刑，又坐火室，燒得焦頭爛額，他不曾呻吟過一聲。

一六七〇年六月六日拉進和他底兄弟同受車裂之刑。他底最後尤爲悲壯動人，雖遭肢裂之慘，也未嘗作絲毫悲痛之色，從容而死。

俄羅斯沙皇及貴族政治之大敵就這樣地消滅了。

拉進底思想可從他底宣言裏看出來。有一次他率領艦隊航行之際，遇着押解囚犯的船，他便把這些囚犯一律釋放了，並且告訴他們說：『我給你們以自由，滿足你們底願望；我現在正和那睡在人民底血泊裏的萬惡政府戰鬥，如果你們願意與我合作，就請加入到我們底隊伍裏來！』他又派人潛入莫斯科張貼他底宣言道：『莫斯科帝國政府高等貴族之輩，本是我們底傭兵，遲早必做我們底奴隸，我仗義爲被壓迫的人民奮鬥。並非想以暴易暴，自立爲王，只願做你們底弟兄。凡住在俄國境內的人請聚集在我們底旗幟之下，來打倒那些掠奪者！』在另一篇宣言裏，他又說他底目的在打倒專制政治，使每個人都得着「土地與自由。」當人民把沙皇尊號中之一個，「Gosudar」（主）用來稱他的時候，他便道：『我願意生活在你們中間，像一個弟兄，不願做一個沙皇。』

依據民謠與傳說，拉進還做過一件驚人的事，至今尙膾炙人口。前面已經說過，拉進攻波斯時，曾虜掠了波斯的公主，這就是波斯王麥奈狄底年輕美貌的女兒，拉進自得到波斯公主以後寵愛異常。有一次拉進率領艦隊順流而下，在一天晚上，他照例在船上和波斯公主飲酒作樂。在背後的兵船裏，有幾個兵士在閒談，他底兵士抱怨他愛波斯公主勝過愛自由底目的。這樣的私語偶然被拉進聽見了。他沉思了半晌，忽然立起來，把波斯公主抱在懷裏然後舉出頭上，向着河說道：

『凡爾加，呵，凡爾加！你給了我很多的金錢，你給了我很多寶貝的東西，現在請你收受從你底「阿達滿」送來的他底最寶貴的禮物罷！』說了這樣的語，他便把波斯公主擲入深水之中了。

關於拉進的軼事，還有許多的傳說，然而都很難令人相信。不過他底英雄的人格却給俄國人民以一個深刻的印象，自然會鼓舞起許多勇敢而高貴的精神來步他底後塵！

第二章 蒲加鳩夫與農民暴動

斯頓加拉進底叛亂被沙皇政府底鐵血政策壓服了。英雄蓋世的叛徒身殉了他底主義，毫無遺憾地受了車裂之慘刑，然而自由之目的是不會消滅的。於是約在一百年以後又有蒲加鳩夫所領導的農民大暴動。

實在，拉進叛亂被壓服以後，彼得大帝底統治（一六八九——一七二五）不久就來了。在他底鐵腕之下，農民底地位日益沉淪，他們底困苦日漸增加。因此社會底不安，農民對於政府的不滿也一天一天地加甚了。第二次農民大暴動之出現自是必然的事。果然約在一百年以後又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

說起來蒲加鳩夫底叛亂比較拉進底叛亂還更重大，更有意義呢！

蒲加鳩夫 (Emelian Pugatcheff) 和拉進底出身一樣，也是一個頓河地方的哥薩克人，又是一個「舊信仰者」宗派的教徒。關於他底早年身世，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曉得在他年少的時候，因為不滿意舊哥薩克人與政府通聲氣來壓制新哥薩克人的緣故，曾極力煽動雅次基的哥薩克人，鼓勵他們去投土耳其底「蘇丹」。一七七二年他就因此事被捕，先被囚於辛比斯克，然後被囚在加善底監獄中。據說他在獄中的品行極好。他底謙和，他底仁愛的氣稟，他底虔誠不久就博得一般同囚者和獄吏底敬愛。他不喝酒，時常跪着祈禱，從不曾打罵過人，甚至守衛的兵士對於他也表示尊敬。有一次，他底錢被人偷去了，他底同伴提議在一般同囚者中間去搜索，他便說：「讓他拿去罷，上帝會來裁判他。這一筆錢不過是別人施贈給我的罷了。」從此蒲加鳩夫底聲名便傳播全城。因為囚犯是被允許接受外人底幫助的，所以時常有人來問禁卒道：「這里有一個叫做蒲加鳩夫的人麼？我帶了一個盧布來送給他。」

蒲加鳩夫既得着這末多人底同情，那麼他底逃獄便是很容易的事了。有一天兩個

禁卒帶着他到城裏去要求施贈的時候，在路上他們便讓他逃走了。蒲加鳩夫一得着自由，就立刻跑到烏拉地方的哥薩克人那里去。那些人是和他同宗派的，都是「舊信仰者」。他便聯合他們，揭竿而起。他們底叛旗上寫着他們底目標：爲「舊信仰」而奮鬥，爭回人民底「土地與自由」。在一七七三年他更宣言，他就是沙皇彼得三世。彼得三世乃是女王加塞林二世底丈夫，是被他底妻子囚禁，而後暗殺死的。蒲加鳩夫說當時被暗殺的是替死的人，他本人則早已逃出來了。

這樣的假話在現今是少有人相信的，然而在當時却很能博得多數農民意底信仰。而且這時代正是冒充彼得三世的時代，到處都有人冒充彼得三世，單在一七六五年一年中間，已經有三個彼得三世被捕了。聰明的蒲加鳩夫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

農民這次真正相信彼得三世尚在人間，現在要來打倒貴族，替農民爭取自由了。有一些教徒得到彼得三世尚在人間的消息，甚至替他祈禱。巴席奇爾人（Bashkirs）揚言說：「現在我們是在一個女皇底羈絆下面，所以我們必須忍耐。然而大家都說不久那個

男皇帝又要登極了，那時我們便可以大胆要求他給我一些正義與慈悲。」

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怪乎蒲加鳩夫會得着許多的追從者了。

有一次蒲加鳩夫看見眼前羣集着的民衆，便傲然問他們道：「你們果真認識我是

彼得三世麼？」

「我們果真認識。我們請求你幫助我們。我們苦於重稅。自己底所有物一點也沒有存留的了。」這是民衆底異口同聲的回答。

蒲加鳩夫便率領這些民衆向專制政府底堡壘進攻。一七七三年七月他以彼得三世底名義下令解放農奴，宣言道：「從來被地主所束縛的農奴得在無賠償的條件之下領有土地且獲得自由，兵役義務從此廢止，人頭稅及一切租稅均停止徵收，此外農奴並有職業，宗教等等的自由。一切設施均以自治爲原則……」

於此可看見這個並非滿足個人的野心而多少「爲民衆謀幸福」的革命家底氣概了。蒲加鳩夫志在創立一個農民帝國。他並且檄告全俄道：「凡反抗我主權，叛亂我帝

國，破壞我農民者，均處以絞刑，殺無赦。』這種思想在現今看來，固然幼稚。然而對於當時的那般生於憂患，死於饑餓的農民，却不得不算是一個大福音了。

蒲加鳩夫在一七七三年秋天已經有了二萬五千兵士，這都是哥薩克人和逃避了兵役的軍人，而且還有不少的逃走的農奴與農民。同年他又和奇爾基次遊牧部落底酋長連絡，勢力愈加雄厚。

蒲加鳩夫率領大隊圍攻阿倫堡，不久即將牠佔領了。從這裏又派出部隊四處搜索，殺害政府官吏與地主。不久，加善，阿斯多拉罕，里尼洛哥諾德，拍爾門等處皆被刀槍與烈火所毀壞了。各處的農民暴動相繼而起，一七七三年末，兩個月之間，凡阿姆爾河流域，奇爾基次平原及烏拉嶺一帶，農民暴動接踵而至，官吏地主被殺者甚多。

蒲加鳩夫底聲勢，雖然這樣浩大，然而最初俄國政府並不注意。例如蒲加鳩夫底隊伍逼近了阿倫堡的時候，阿倫堡總督還在一個跳舞會中，有人報告他說敵人已把本城四周的要塞佔領了，總督絲毫不以為意，還繼續舉行跳舞會。後來他明白了情勢危急時，

已經也太遲了。

阿倫堡一失，加塞林女王大爲驚愕。當時俄國正和土耳其構釁，至此俄政府便急與土耳其議和，專門用兵來對付蒲加鳩夫。一面下了許多道『機密的』及『異常機密的』詔書，糾正各總督底錯誤，叫他們不要小視蒲加鳩夫底勢力。

蒲加鳩夫之所以能異常順利，一方面固由於農民忠心於他，相信他是他們底救主；一方面也全虧得政府官吏底糊塗。高級軍官以飯桶居多，他們連俄國的地理形勢也弄不清楚。因此在參謀部所下的攻擊蒲加鳩夫的戰略的命令中竟說到『某一個拉巴河』，實際上俄國並沒有什麼『拉巴河』。一省的總督甚至不懂得本省底地理；大砲也不會放。於是便增加了兵士底迷信，他們說：『沙皇自己底大砲不能夠打沙皇。』

蒲加鳩夫這一羣烏合之衆，居然震撼了全俄，甚至動搖了沙皇專制政府底基礎，也不得不歸功於這般人！

後來蒲加鳩夫遇着了一個大敵：比比可夫將軍。比比可夫連將蒲加鳩夫擊敗兩次，

把他驅逐回烏拉地方。蒲加鳩夫底幸運好像快終結了。然而比比可夫又突然死去，後繼者席切巴託夫親王懦弱無能。於是蒲加鳩夫又得重整隊伍，鑄造軍械，再佔領加善，直迫莫斯科。不幸中途爲米雪爾孫將軍所敗，只得退到凡爾加河右岸。他又佔領薩前斯克城，把從鄰近城中逃到這裏來的官吏地主三百餘人全數拘囚。隨後他又佔領彭查，派一個農奴做總督。至是他底隊伍又有二萬五千多人了。革命之火點了俄國底東南部，地主大批地被殺了，俄國政府底勢力在這些地方完全被摧毀了。

然而革命家底末路來了。八月二十四日在阿斯多拉罕附近遭著名猛將米雪爾孫底壓迫，蒲加鳩夫竟一敗塗地。他底部卒被虜者七千多人，陣亡者也在四千人以上。蒲加鳩夫僅以身免，他預備去募集新軍，重整旗鼓，然而在同年（即一七七四年）九月十四的晚上爲部將所賣，被捕。政府用鐵籠把他送到莫斯科。

賣掉主將的託爾可波洛夫等得到了政府底二萬盧布，而蒲加鳩夫竟於一七七五年一月十日慘受車裂之刑。蒲加鳩夫臨刑時，絲毫沒有悲哀痛楚的表示，他高叫道：「但

願人民底反抗不會從我而止，則俄羅斯終有得救之一日。」

支持了三年（一七七二——一七七四）的蒲加鳩夫底暴動就此告終了。蒲加鳩夫身殉了他所熱愛的農民。曾經戰敗過蒲加鳩夫的比比可夫將軍也宣言說蒲加鳩夫個人並不重要，不過全俄的農民底不滿却是要緊的事。難道農民底不滿就隨蒲加鳩夫底血一同消失了麼？

我們且慢慢往後面看罷。

第三章 拉狄穴夫與智識階級之覺醒

拉進與蒲加鳩夫都是民衆之子，出身於貧家，他們所關聯着的暴動也是被壓迫羣衆的自發的反抗運動，這兩次暴動的中心人物也都是來自民衆中間，而智識階級却在長夢裏酣睡着。

然而拉進與蒲加鳩夫底血以及日漸增加的農民底困苦和社會底不安却把俄國智識階級驚醒起來了。

最初，我們便可看見兩個從貴族階級中出來的社會改革家，洛威科夫 (Nicholas Ivanovitch Novikoff) 與拉狄穴夫 (Alexander Nicholaievitch Radishtcheff)。

洛威科夫 (一七四四——一八一八) 出身貴族，曾在軍隊中服過短期的兵役，過

後就專門從事出版雜誌報章，號稱爲俄國新聞業之父。然而他所發行的刊物，因爲主張改革，提倡廢止農奴制度，並且攻擊當時社會底弊害過於激烈，都不能有長久的壽命。他又在莫斯科開設了俄國第一個大規模的印刷所和書店，並附設有一個工人醫院，供給病人醫藥概不取費。他並且加入一切慈善的運動。總之他對於當時俄國的上流社會有很大的影響。他底目的在「人道，啓明與社會的正義。」他以書籍爲宣傳底最好的工具。因此，他便得罪了加塞林女王，一七九二年加塞林女王親自下命令將他逮捕，判定了死刑。這個不盡人情的判決自然會激起了一般人（尤其是洛威科夫底友人和同志們）底憤怒與抗議。加塞林女王看見衆怒難犯，只得把洛威科夫底死刑減爲十五年的徒刑，囚之於最可怕的人間地獄席魯塞堡。一七九六年加塞林女王逝世，洛氏便被保羅一世特赦了。

拉狄穴夫（一七四九——一八〇二）底命運較洛威科夫底更壞。他也是出身貴

族，幼年在家庭裏跟着一個法國亡命者受教育，於一七六二年進侍從武官學校，因此得以觀察加塞林女王底宮庭生活。一七六五年加塞林女王派了十二個青年到外國留學，他便是其中的一人。他在德國研究自然科學和法律，到一七七一年回國。一七九〇年他底名著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記出版了，在這本書裏面他極力批評當時社會底道德，攻擊政府底弊害，主張農奴解放。他不僅抨擊奴隸制度底一切罪惡，而且積極地解說農奴底完全解放是必需的，並且寫出了一個詳細的實現農奴解放的計畫書。他要求爲萬人的正義，一切的人（不管是屬於任何階級）都有絕對平等的權利。他甚至說政府是爲人民的，不是人民爲政府的。

加塞林女王不僅下令銷毀了這部書，而且還把此書底作者判決了死刑。她說拉狄穴夫是「比較蒲加鳩夫還要兇惡」的革命黨人。後來她又把他底死刑減爲十年的徒刑，流放在西伯利亞，一七九六年保羅一世即位，便將他召回。在亞歷山大一世底治下他又做了法典編纂委員中的一人。

他本想利用這個地位來實現他從前的主張，在編纂民法之際，提議廢止農奴制度，承認一切階級在法律上的平等，因此不見容於委員長查瓦多夫斯基。拉氏與查氏激烈地爭辯了一次以後，回到家裏便服毒而死，這時是一八〇二年九月十二日。

拉氏在德國的時候，他底親密的同學武卡科夫（Orchakov）得了不治之病，後來醫生說武卡科夫只有幾天的壽命了。武卡科夫叫拉狄鳩夫把毒藥給他，預備服毒自盡，免得受苦。拉狄鳩夫不忍這樣做，然而在這一天，他却在日記上寫着：『不能忍受的生活應該用暴力來毀掉。』他自己後來反做到了。

拉狄鳩夫一死，我們又失去了一個『自由之歌者』了，（詩人普希金這樣稱呼他。）他底死並不是他底失敗。其實，『只要社會中還有那些寧願死而不肯與生活底污穢調和的人，人類還是有希望的。』●

●這是高德曼批評俄國柴霍甫底名劇海鷗的話，我特別借用在此。高氏原文見她底近代戲劇之社會

洛威科夫與拉狄穴夫就這樣過去了，然而自由是不會和他們同死的。事實上人們受壓迫愈厲害，則對於自由的渴望亦愈烈。既有人舉起了自由底旗幟，那麼，追隨者是不會缺乏的。何況處在那黑暗慘苦的，非人間的社會中，有人心的人誰肯順世浮沉呢？所以洛威科夫與拉狄穴夫所下的種子便一天一天地發芽長成，最後聖以沙克廣場底洪亮的炮聲竟響起來了。我們且翻過這薄薄的一頁來看後面的活劇罷！

此
页
空
白

第四章 十二月黨與民主主義

一 聖以沙克廣場底炮聲

赫爾岑批評十二月黨暴動時說得好：「聖以沙克廣場的炮聲驚醒了一個全代的青年。手執軍器在聖彼得堡大街上公然地攻擊沙皇政治怪物的政治暴動，實自此時始。在此時以前從沒有人看出牠底可能性來。在宮殿裏暗殺了一個彼得，（按指彼得三世）或一個保羅，（指保羅一世）再換一個同樣的暴君，這樣的事沒有人會當作神祕的，然而在這種秘密的謀殺與那在大街上對於專制政治之公然的反抗，以英雄底鮮血與苦痛所浸染着的反抗二者之間，絕對沒有一個共通點。」十二月黨暴動底意義便在此。

二 秘密結社

在拉進與蒲加鳩夫底兩大叛亂之流血的收場以及洛威科夫與拉狄穴夫兩大改革家之悲慘的終局以外，影響於當時俄國智識階級的，還有一幕驚天動地的活劇——法蘭西大革命。

一個大國爲着一個偉大的理想，要求人民的權利之理想，而起了革命。豎起自由，平等，博愛之旗，把專制的君主——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把人間地獄——巴斯底剷成了平地。見着了這樣的偉大事業誰能不驚心動魄！

同時伴着法蘭西賽納河畔劍戟之音而響於俄羅斯青年底耳際的，還有那比墮指裂膚的北海寒風更要寒冷的俄國農民底牧謠歌曲。這是訴饑渴的哀調，伸悲憤的怨曲，似乎多年來難堪的苦痛都集中在這裏面了。那些多情多感的青年聽到了這樣的歌曲，怎麼能不感奮興起呢？

在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期間（一八〇一——一八二五），一個新的強烈的政治運動發展了起來，一般智識階級以及上級軍人受了那法國革命所產生於歐洲的政治理想底影響，也就漸漸地覺醒起來。從這時候起，我們便看不見什麼冒充沙皇的事，凡不滿意現狀想豎起叛旗的人，也不必再假借沙皇底名義，如蒲加鳩夫冒充彼得三世那樣。現在的叛亂者是要攻擊沙皇本身，打倒他底貴族政治，甚至要推翻君主政體建立一個自由聯邦的共和國。這種思想在軍隊中尤其普遍。

在拿破崙戰爭時代（一八一三——一八一四）留居巴黎的俄國軍人受了自由思想底薰陶，看見了法國大革命底遺跡，又熟習了西歐的文明與教化；他們回到俄國後，俄國的社會狀況便使得他們生出了不滿與怨恨來。一方面，他們看見了專制獨斷的政府，他方面，他們又看見了被壓迫的，貧窮慘苦的民衆。於是怨恨之聲遍於全軍隊中，上自將軍下至兵士，無不心懷不滿。

「我們爲國家流了血，我們現在又被迫來替貴族做事了。我們打倒了一個外國的

暴君救了祖國，然而我們又受着我們自己底政府和貴族底暴政之壓迫了。」這是軍隊裏的怨言。歷史家都格涅夫說得好：「自俄國軍隊從西方歸來後，自由思想便很快地傳佈於俄國了。」

這樣的情形，那般從外國歸來的青年軍官是尤其不能忍受下去的。他們深染着人道的思想；他們中有許多人異常憎恨農奴制度，他們希望得着憲法上的保證；而其中有幾個如派斯台爾，芮奈葉夫等，甚至反對君主政體主張回復到舊俄羅斯底共和的聯邦主義。抱着這樣的見解，他們便建立了一些秘密結社。

最初成立的秘密結社是在德國組織的「修德同盟」其性質與「修養團體」(Tugendbund) 類似，修養個人底品行，終身以反抗壓迫和不義爲務。抱有進步思想的俄國軍人都加入了這個團體。在一八一七年，在俄國第一個秘密結社便成立了，名稱是「祖國忠良之子結社」後來又改稱爲「公共福利同盟」。派斯台爾 (P. I. Pestel) 穆拉維約夫弟兄 (A. Mouraviev 與 N. Mouraviev) 阿波斯脫弟兄 (M. and S.

Mouraviov-Apostol) 易楚金 (Ikouchkin) 格林加 (Glinka) 陸林 (Lunin) 除伯次奎親王 (Prince Troubetzkoy) 等皆是這個結社底社員。他們最初所討論的全是關於農奴解放的問題，他們預備說服貴族，要貴族去勸沙皇實現這個計畫。後來他們明白那般反動的貴族是絕對不會同意的，於是又採用君主立憲國的政策。到了一八一八年這個結社便自行解散了。

一個新的秘密結社又成立起來，牠底宗旨是：(1) 廢除奴隸制度。(2) 一切國民在法律上完全平等；(3) 國事公開；(4) 取消酒精專賣；(5) 改善防衛國家者(指兵士)底命運等等。總之，目的不過在「一般的福利」罷了。這個團體共有社員五十六人，然而也沒有什麼行動的決心，而且社員底意見也不一致。一八二一年這個團體又分裂為「南部聯盟」與「北部聯盟」。「北部聯盟」還贊成君主立憲，而「南部聯盟」則以派斯台爾為領袖，主張民主共和。因為聽說政府方面已經知道這個團體底存在，於是在名義上這個團體便宣告自行解散了，而實際上，牠底活動仍是繼續下去的。「北部聯盟」以聖彼得堡

爲根據地，「南部聯盟」底中心則在杜爾秦（Tulchin）第二隊軍隊之駐紮地。「北部聯盟」底重要人物爲除伯次奎親王（蒲烈布拉銀斯基聯隊大隊長）、穆拉維約夫（參謀部衛隊長）、阿波倫斯基親王（Prince E. Obolensky，芬蘭聯隊官佐）及芮奈葉夫（K. F. Releiff，著名詩人），這一派人主張起初應該專門從事於宣傳的工作，而「南部聯盟」中派斯台爾等人則極力主張出以決斷的積極的行動。

一八二四年派斯台爾到聖彼得堡，宣言他不滿意同伴們底工作。他極力主張採用決斷的方法如下：將皇族完全殺害；強迫元老院及神聖宗教議會承認秘密結社爲臨時政府；由此逐漸建立新的秩序。這個主張極爲「北部聯盟」諸人所不滿，穆拉維約夫反對最烈。他們不贊殺害皇族，除伯次奎主張將沙皇送到外國，芮奈葉夫則主張將沙皇囚於席魯塞堡。

雖然南北兩派底意見不能一致，然而大部份社員漸漸都同意於殺害皇族的主張。最後連芮奈葉夫也承認殺害皇族是最有利於俄國的方法。

一八二四年里尼洛哥諾德騎兵聯隊隊長雅苦波維奇 (A. Jakubovitch) 加入「北部聯盟」算給這團體加了一付興奮劑，他說他已經準備去暗殺沙皇，他又申說這是如何地有利於俄國，芮奈葉夫諸人雖已不反對殺害皇族的主張，但聽說有人就要去暗殺沙皇，倒覺得爲時過早了。他們極力勸阻雅苦波維奇，雅氏後來答應不做這件事。

於此可見他們還沒有行動的決心，然而「南部聯盟」的另一個社員阿波斯脫却不能忍耐，想立刻就舉起革命之旗。他知道不久沙皇要來檢閱第三隊軍團，他決定乘此機會殺死沙皇，立刻發出兩道宣言，一告軍隊，一告國民，戰鬪便從此開始。這是「南部聯盟」的工作。同時「北部聯盟」便佔領冬宮，逮捕皇族，把他們送到外國，一面宣告臨時政府成立。這是阿波斯脫底見解，他並且派人到聖彼得堡將這個計劃告訴「北部聯盟」諸人。然而不管他個人是如何熱心，這兩個聯盟底社員還是遲疑不定。

到了一八二五年三月，許多小的秘密結社都聯合在南，北兩大聯盟之下，同時兩個重要的團體「波蘭愛國者結社」與「斯拉夫人聯盟」也和他們聯合起來。因此勢力

愈見雄厚

行動的日子一天逼近一天，然而革命黨人仍沒有充分的準備。究竟在什麼時候暴風雨才會來呢？這是誰也不能斷定的。但是雷聲響了。這就是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底暴死。

三 兩個沙皇

亞歷山大一世一死，便生出了皇位繼承問題。亞歷山大一世並無子嗣，他有三個兄弟：君士旦丁大公，尼古拉親王，密海爾親王。君士旦丁大公有五十九歲，其餘兩個較君士旦丁約小二十歲的光景。君士旦丁很早就宣言過，他甘願放棄皇位繼承權；而且他在一八二〇年離棄了他底元配，另和一個波蘭女子結婚，這是和他底地位不相合的。因此他曾屢次向尼古拉及密海爾宣言，他決不做俄國皇帝。他並且在一八二二年正月致書亞歷山大一世說他不願做皇帝，因為「我沒有做君主的天才，本領和能力。」在這封信發

出的十九天以後，亞歷山大一世回答他說，他底退讓被承認了。然而這件事，知道的人極少。

亞歷山大一世死在達干諾格，這個消息傳到聖彼得堡的時候，尼古拉親王便最先宣誓承認君士旦丁爲新皇。君士旦丁大公這時是在波蘭華沙。這個人現在倒有點奇怪了，據說他得到了亞歷山大一世逝世消息後，曾經過一個整夜的思索與討論，然而他還不能決定到底做皇帝好呢，還是不做好！他底回答也是含糊的。

實則奸雄尼古拉一世早已準備即位了，在表面上他雖然口口聲聲說願讓君士旦丁做皇帝，而實際上他已下了極大的決心，而且已在暗中料理國事了。

然而在一般人民看來，君士旦丁既不來，尼古拉又不出面，俄國底皇帝到底是誰呢？人心底驚惶自不必說。人們在街中遇着，總要彼此相問道：『明天到底怎樣呢？』在這兩個新皇底暗鬥中，人民知道大禍是要臨頭了。

這樣的一個好機會，革命黨人自然不肯放過，於是十二月黨暴動便發生了。

四 暴風雨底前夕

實在說來，革命黨人底準備在這時候還差得很遠，然而時機既到，他們大有不得不發動之勢。芮奈葉夫家成了會議所，他們底忙迫自不消說。

就在十二月十二那一天，尼古拉親王寫信與狄比齊將軍說：『後天我將會做沙皇——不然我便會死』的時候，『北部聯盟』底領袖伯次奎還不能決定如何行動。芮奈葉夫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紙來，告訴他說，他們已被一個青年軍官羅斯多切夫所賣，因此只有立刻發動一條路可走了。芮奈葉夫說：『我們一定失敗了，那麼讓我們手執武器而死。』

『要幹就是現在，不然就永不要幹了。』芮奈葉夫底話是不錯的。實在當時一般人多不滿意尼古拉，有些人說尼古拉強迫君士旦丁退讓。雅苦波維奇明白宣言他不參加尼古拉底宣誓禮，其他拒絕參加宣誓禮的人也不少。現在是時機了。

固然成敗是不可必的，然而芮奈葉夫說得好：『我堅決地相信我們會失敗，但是暴動却是必要的。一個革命黨底戰略只有這幾個字：激起擾亂；因此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們底失敗也會給一個教訓與他人。』

這種鐵石般的意志與烈火般的熱辯，就把暴動底事定奪了。於是他們又討論這次反對尼古拉的暴動是否要抄以前的宮庭革命底舊文章，在黑夜裏舉行呢，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大光明地做去呢。最後的決定是採用俄國歷史上還不曾有過的新方法：在人民的面前公開暴動；要得着人民底同情，至少也要使他們覺得可以相信得過。當時並舉出除伯次奎親王為革命底領袖。

最後的一次會議是在十二月十三晚上在芮奈葉夫家中舉行的。詩人阿多屋斯基親王 (Prince Odoevsky) 在和他底朋友們告別的時候，他擁抱着他們，熱誠地叫道：『我們要去死了；然而這是何等光榮的死呵！』

五 一篇未曾發表的宣言

在除伯次奎底文件中，後來有人尋出了一篇宣言書草案，如果十二月黨暴動成功了，這篇宣言便會由元老院公布出來，其要點如下：

(1) 廢除舊政府；

(2) 建立臨時政府，然後由人民選出憲法議會，決定新政府底形式；

(3) 出版自由，廢止檢察制度；

(4) 意志自由，一切信仰平等；

(5) 廢除農奴制度；

(6) 在法律之前各階級一律平等。廢止軍事法庭及一切司法上的委員制。所有未決案件移交民事法庭辦理；

- (7) 所有公民都有任意選擇職業的權利，不爲階級及其他障礙所限制；
- (8) 廢止人頭稅；
- (9) 取消一切專賣權；
- (10) 廢止軍事殖民地，廢止現行徵兵辦法；
- (11) 減少兵士服軍役的年限。固定軍役年限，各階級皆有服兵役之義務；
- (12) 凡兵士在軍中服役十五年者即許其自由離去；
- (13) 承認自治區，省的行政權；
- (14) 司法公開；
- (15) 對於刑事及民事案件均採行陪審制度。

十二月黨底綱領在此，這就是他們暴動底目標。這種綱領在今日也許是極其平庸，並不能解放民衆。不過在當時的俄國這個綱領却不得不算是很大胆，很進步的了。那五

個高貴的領袖爲了牠，犧牲了性命也是值得的呢！

六 十二月十四日底悲劇

十二月十四日早晨政府下令各軍隊都應參預新皇尼古拉即位的宣誓禮。革命黨人中的羅斯多屋斯基親王 (Prince Shtchepkin Rostovsky 莫斯科聯隊衛隊長)，柏斯吐雪夫 (Bestyoushev) 和其他幾個軍官在十三晚上就煽動了一部份莫斯科聯隊及海軍等等，叫他們集合在元老院前的廣場，拒絕參加尼古拉宣誓禮。這兩個人算是先發出暴動底信號。柏斯吐雪夫本是一隊步兵底指揮官，他便向兵士演說，君士旦丁大公已起程赴首都，然而在中途被阻止了，爲的是尼古拉要做沙皇，實則尼古拉毫無做沙皇的權利。兵士於是高呼：『我們不要尼古拉！君士旦丁大公萬歲！』

聯隊長弗烈得利男爵及旅團長少將，大隊長克福清斯基想來鎮撫軍隊，羅斯多屋斯基就把聯隊長及旅團長殺害，大隊長看見形勢不佳就連忙逃走，於是羅斯多屋斯基

及柏斯吐雪夫二人便率隊向元老院廣場出發，並且不久雅苦波維奇又到了。革命黨的軍隊開到元老院廣場後，即排開成一列，靜待總指揮官除伯次奎底到來。

誰知除伯次奎臨時忽然胆怯，不敢到場指揮，反在一個親戚家裏躲藏起來。詩人芮奈葉夫帶病到場，充當臨時總指揮官，然而過後實在支持不住便回家去了。不久阿波倫斯基親王及其隊伍便開到了。

聖彼得堡總督米洛拉多維奇到這一天的早晨還在他底情婦舞女泰奈雪瓦家裏貪歡，聽見了軍隊不穩的消息，便到元老院前廣場來撫慰叛軍。阿波倫斯基要求他離開，他不聽，阿波倫斯基便砍了他一刀，同時加哈屋斯基 (Kakhovsky) 一槍就把這個彼得堡總督打死了。於是『君士旦丁萬歲』的呼聲遍於全廣場。

尼古拉一世得到彼得堡總督被害的消息，即派阿洛夫將軍所指揮的近衛馬隊去剿滅叛軍，然而到了廣場，馬隊並不肯開槍殺他們底同伴。

忽然尼古拉一世帶了一隊近衛軍出現了，然而他却不敢走近叛軍底面前，實在，加

哈屋斯基自己在後來也說過他已準備向尼古拉開槍了。這時候，尼古拉不死，也算是倖倖！

同時潘洛夫率領了七個中隊步兵到冬宮去逮捕皇族，然而可惜遲到了幾分鐘，一隊忠於沙皇的工兵聯隊已先在冬宮前佈防了。尼古拉後來在他底回憶錄中說：『要是這個工兵聯隊來遲了幾分鐘，革命黨人便會佔領了冬宮，那麼皇族就會爲反叛者所害了。』

元老院前廣場裏的叛軍因爲沒有總指揮官，（而且連雅苦波維奇也裝頭痛跑開了，）不知怎麼做才好，所以沒有什麼動作，只是排在那里，空叫『君士旦丁萬歲！』

政府底軍隊漸次開到，叛亂者仍空叫『君士旦丁萬歲！』

不久彼得堡總主教又捧起十字架出現了，他想來勸阻叛軍，說什麼『上帝給我做見證，證明我所說的是真理，而且我以神聖教會領袖底資格請你們宣誓忠於我們底沙皇。』叛軍底回答是：『你是一個叛賊……滾回你底教會去……』

尼古拉便下了剿滅叛軍的決心了。他派蘇科查奈將軍來下哀的美敦書，叛軍回答道：『滾回去，另派一個較誠實的人來。』

這一次尼古拉派來的，不再是什麼主教或將軍，而是炮隊底大炮了。第一炮射中元老院，殺死了幾個坐在屋頂上的小百姓。叛軍立刻回答道：『君士旦丁萬歲！』『我們要憲法！』他們想用槍刺來攻擊炮隊。然而排炮齊發，登時鮮血紅了元老院廣場上的白雪。叛軍失敗了，便大隊退到尼瓦河底冰上。柏斯吐雪夫預備重整隊伍去攻擊彼得堡羅壘，然而大炮又放了，叛軍正預備作最後的一次決戰，忽然有人叫了起來：『我們被水淹了！』原來尼瓦河上的冰被炮彈擊破了，於是叛軍一律落進了水裏。這些俄國自由底先驅者，「十二月黨人」底屍體在第二年春天冰塊溶化的時候，又流到波羅的海裏面。爲要求農奴解放，爲要求改善國民底境遇的人底結局便是這樣！這天晚上尼古拉一世便成爲君臨全俄的沙皇了。

當第一炮開始射擊以來，許多旁觀的閒人突然遇着這樣的意外，便亂向房屋奔跑，

然而廣場底各道門都關閉了，在這種驚恐之中被踐踏死的人不計其數。尼古拉下令限於晚間將屍體完全移開。死者隨便搬去，傷重尚未死者便投擲在尼瓦河裏。人民底生命不值一錢，因為這天晚上尼古拉做了君臨全俄的沙皇了。

在聖彼得堡流血慘劇發生以前，「南部聯盟」底主要人物派斯台爾大隊長和阿波斯脫弟兄及其他幾個軍官已被捕了。「斯拉夫聯盟」底軍事領袖便率隊劫獄，但只把阿波斯脫弟兄救了出來，而派斯台爾則已先被移到他處去了。阿波斯脫等得着其他暴動的軍隊底幫助，就佔領了瓦西科夫城，又與其他友軍聯合，向政府軍隊進逼。在切爾科夫附近一次發生了決戰，政府軍隊大勝，「十二月黨」革命就從此告終了。

七 革命黨人底審判

這天晚上俄國政府又舉行大搜索，自芮奈葉夫以下的許多叛亂者都被逮捕了。

經過一次最高法庭底審判，芮奈葉夫，派斯台爾，阿波斯脫，柏斯吐雪夫，加哈屋斯基

五個領袖被判處死刑，其餘一百一十六人中，三十一人也得着絞刑底判決，十七人得着終身苦役底判決，剩下的人各處徒刑及流放罪不等。

在法庭上芮奈雪夫慷慨宣言：『我本可以阻止這個祕謀，然而我反來盡力促成牠底實現。我是首犯。如果這幾個人中間有人應得死刑，那麼這個人便是我。我對於俄國同胞的熱愛也許會使我走錯路，然而我決不是爲個人的私利，更不是爲個人的野心而行的。因此我將勇敢無畏地就死。』

派斯台爾說：『我底最大錯誤也許是在未下種前就想收穫。』

尼基達·穆拉維約夫說：『我以前所草的憲法草案是爲君主國用的，但自我被捕以來，我仔細思索了一番，因此我現在明白地告訴你們，我已經變成一個民主黨人了。』

陸林說：『我們底秘密結社決不想謀殺沙皇；牠底目的是更要高尚一點。然而你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謀殺沙皇的思想在俄國並不算是陳舊的了；我們還找得出最近的例子。』陸林指保羅一世之謀殺事件，因爲裁判官裏面有兩個人便參預過這件事情。

八 革命家底最後

最高法院底判決又經尼古拉一世修改，三十一人底絞刑減輕爲終身苦役，其餘八十五人底罪名也各各減輕了。至於五個領袖底死罪是無可饒恕的。不過尼古拉一世不願看見他們流血。他使命令法庭想個殺人不見血的辦法。於是在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二到十三的那晚上，這五個高貴的人便被絞死了。

亞歷山大·穆拉維約夫（尼基達之弟）在致他底妻子的一封信裏描寫他底五個同志底最後道：『黑夜是利於作惡的。我們被引到在堡壘前面一個露天壩子裏，絞刑台已立好了。我們中間穿着軍服的都被人把軍服剝了下來；軍服被投在火裏，我們底軍刀也被折斷。我們成了人們所共棄，上帝所咀咒的惡人了。當我們被帶回到囚室的時候我們底五個同伴已經上了絞刑台。我們底不幸的，高貴的同伴中有兩個，芮奈葉夫與阿波斯脫從絞刑台上跌了下來，跌斷了手足，然後才被絞死。』

五個人就這樣地死去了，然而也曾有不少的人拿眼淚來埋葬他們。一個中尉得着命令去引這五個人上絞刑台，他拒絕了。他指着掛在胸前的聖喬治十字架，一面說：『我已經光榮地盡過我底職務了，現在在我底晚年我不願做這五個我所誠心敬愛的人底劊子手。』近衛騎兵大隊長楚波夫也拒絕率領他底聯隊去參預死刑底執行。他說：『他們都是我底同伴，我不去。』可見在一般人戰慄地匍匐在新統治者面前的時候還有些人敢於表白他們自己底良心。權力果然能壓倒一切麼？！

九 社會主義以前的社會主義者派斯台爾

在這五個高貴的死者中有兩個尤其傑出的人物，這就是派斯台爾與芮奈葉夫。這兩個人是全運動底中心，全運動底靈魂。一個是「南部聯盟」底領袖，一個是「北部聯盟」底主謀者。

派斯台爾一七九〇年生於望彼得堡，祖先為德國人，幼年即受教育於德國德烈斯

敦地方；後來從軍，從近衛師團團附一直升到維亞次基步兵聯隊大隊長。他是一個極有能幹的軍隊組織者。

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民主主義者，他不僅反對沙皇政治，他還主張採用一個美國式的憲法，建立一個共和國。他以為立憲政體乃是專制政體底假面具。他被捕後曾致書法官說：

「我是希臘黃金時代之憧憬者。希臘黃金時代就是希臘共和國時代。而且我又拿羅馬底光輝的共和國時代和牠底悲慘的帝制時代兩相比較，我便以為在俄國那個依共和思想而立的洛哥諾德朝代算是俄國人民底幸福時代。至於君主立憲政治乃是對於俄國的一種欺騙政策，如英法兩國的憲法皆是。而我們現代的主要的傾向乃是民衆與各種門第上或財富上的貴族間的鬭爭。我國的貴族也和在英國的一樣保持着君主以上的權力。貴族實是國家幸福底最大障礙物。要除去此種障礙物非採行共和制度不可。」

他主張解放農奴，而且農奴解放後土地應成爲公共的財產，然而一半土地也可歸農民私有。

他主張保護工人，他說，在現今富人們可不勞動而生存，然而貧民却不得不靠勞動而生活，因此他們只得順受一切：這是不對的，『政府必須保護他們，來抵抗有錢人底專擅的勒索，而且必須記着那些不幸的貧民遇着疾病或衰老的時候，便不能作工，甚至連微小的生活費也得不到。』

總之他所最注意的就是土地問題，他說：『土地問題必須先解決；應該解放農奴，把土地分給農民，到那時候革命才能完成。』這樣的革命，『至少要十年』才能夠完成。因爲『宣布一個共和國底成功固然容易，然而這只是名義上的變更而已。』

他底意見散見於他底俄羅斯的真理和其他著作中。要之，他底主張缺點甚多，有時他甚至不能完全脫掉專制思想底影響，然而這也不能怪他。赫爾岑說得好：『社會問題在當時還不會引起人們底注意，被人視爲「瘋子與野人」的巴布夫已早被人忘掉了。

聖西門雖然寫好了他底著作，但是沒有許多人來讀牠們。福立葉也被人冷淡，而奧文底論文，愛讀者也不多。甚至當時最傑出的自由主義者如公士當（B. Constant）古利葉（P. L. Courier）之類也會憤憤然不承認派斯台爾底意見呢……『實在派斯台爾受巴布夫，聖西門，福立葉底影響頗深，他多少同情於社會主義，赫爾岑說他是『一個社會主義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倒也不是過譽的話！』

十 十二月黨人中的席勒——詩人芮奈葉夫

赫爾岑拿名劇威廉退爾底著者德國詩人席勒來比芮奈葉夫稱芮氏爲十二月黨中的席勒，這是不錯的。

芮奈葉夫生於一七九六年九月十八日，幼年受過完備的教育，一八一四及一五兩年在拿破崙戰爭時代曾兩次從軍到法國，和約簽字後便回到彼得堡，他底最初創作乃是歌詠俄國歷史上英雄的一些小曲。在這些小曲裏，他以熱烈的語調敘述他對於俄國

的眷愛，對於自由的渴慕，因此不見容於檢察員，這些小曲只能輾轉抄錄，祕密傳誦，却也流傳甚廣。他的名著是長詩瓦拉洛屋斯基 (Voinarovsky) 曾得到他的友人詩人普希金底讚美。這詩敘述小俄羅斯志士瓦拉洛屋斯基為同胞爭自由的故事。克魯泡特金批評牠說：『兩三代的人讀過了這首詩，而且牠還要以同樣的對於自由的愛和對於壓迫的恨鼓舞着每代的新人。』

十一 十二月黨暴動底評價

十二月黨暴動，嚴格地說來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運動」更適當一點說，資產階級中一部份有智識者起來為國民爭自由的運動而已。但我們不能因此而不看低牠底意義。

蘭波 (Rimbaud) 在他底俄國史裏面說得好：『十二月黨人給我們指示出來在俄國也有能夠為自由而死的人們。雖然十二月黨底祕謀不曾成功，然而牠底道德的

影響却是異常之大。『俄國的英雄與女傑底著者蒲列魯克爾說：『俄國社會中最優秀最有勢力的份子得着軍隊底幫助來公開地，決絕地要求一個憲法，和貴族政治對面血戰：在俄國歷史上這算是第一次。』

然而不管十二月黨人底錯誤，不管他們底失敗，他們這次暴動對於後代的影響却是異常深刻的。這與其說是因為他們底理論和宣傳的緣故，毋寧說是因為他們底高貴的犧牲精神，和他們在法庭上，在監獄裏，甚至在沙皇底面前，在絞刑台上的英勇氣概，以及在冰天雪地中，在礦坑裏的那種堅忍的精神——這些都是人所不能忘記的。他們打破了黑夜的沉寂，他們打開了一扇窗戶，讓自由底空氣通進屋子裏來，透入人民底心靈裏，把他們從麻木的狀態中喚醒起來。

從此以後，一層縛帶從許多人的眼睛上脫下來了。十二月黨人從絞刑架底高處，從礦坑底深處喚醒了俄羅斯底靈魂。人們底血可以由暴君盡量地吸吮，然而崇高的理想却是永遠不能殺滅的。十二月黨人底血淚灌溉了自由底種子，而在後代的青年中這

種子就發芽，開花以至於結果。『聖以沙克底炮聲驚醒了一代的青年，』赫爾岑底這句話果然預報道沙皇底末日之降臨了。

此
页
空
白

第五章 赫爾岑與西歐派

一 虛無主義底先驅

在爭自由的殉道者底血泊中，尼古拉一世做了統治全俄的沙皇，從此一個野蠻的反動與專制就開始了。俄羅斯在這個「鐵君」底治下呻吟了三十年。而全歐洲的自由之生機也不免受着他底摧殘。尼古拉一世一方面盡力壓制國內的人民，一方面又助長國外的反動。匈牙利底獨立底戰爭之被摧殘，他也出過大力。

貴族政治得勝了，沙皇得勝了，在尼古拉一世底高壓的政治之下一切自由底希望都完全消失了。一八三六年詩人卡代夫 (Tchadaieff) 在他底哲學書翰中曾寫道：『俄』

羅斯底過去是空虛的；牠底現在是難堪的；牠底將來是無望的。』在一八五一年批評家柏林斯基 (Byelinsky) 逝世的時候，歷史家格拉諾夫斯基 (Granovsky) 作文悼他說：『柏林斯基得以早死，還是多末幸運的事！那般有力量的人都陷入在絕望裏，對於他們周圍的事情全然沉默，不作一聲了。呵，怎樣才能夠把這個愁苦的世界化為灰燼呵！到處都聽得見怨恨之聲，然而力量在哪里？這生存底重擔，我們實在把牠擔負不起了！』

從上面的兩段話裏我們就可知道尼古拉一世在位的三十年中的社會情形是何等地黑暗慘苦了。

總之尼古拉一世時代之一般的社會狀態可以拿三句話來形容無遺：對於人權之極端的壓迫，官僚主義之橫暴，內外政策中之投機主義。然而生活在這種情形之中的人民呢？

人民底自由完全被剝奪了。書籍之出版須先經過嚴厲的檢閱。普希金，萊茫託夫，果戈理等人底著作都被禁止了。以文字得禍的人在在皆是。青年波奈查夫 (Polezhaev)

以一首描寫學生生活之諷刺詩而得重罪，遂致絕望而死。拿這一個例子便可以想像當時文字獄之厲害了。

一八四九年又有彼得拉雪夫斯基 (Petrashevsky) 案件發生。彼得拉雪夫斯基結合了一般年歲相差不遠的青年組織一個團體，每星期開會一次討論社會問題。其中最常討論的問題是農奴解放與司法改革之問題。他們對於福利葉底烏托邦社會主義感到非常的共鳴。他們是贊成用平和的方法來使社會主義實現於世界的。他們當時並沒有革命的祕謀。

然而這個和平的團體也不見容於尼古拉一世，於是這團體底會員三十三人一起被捕了，他們底罪名是：「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誦讀柏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函，煽動一般的革命精神。」

尼古拉一世下令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審訊這個案件。委員長在審訊時，控告被告等「翻譯利德曼關於社會主義之著作，以便不懂德文的人能夠讀此書；輸入而

且在會中誦讀昆西太朗，福利葉，蒲魯東，聖西門，卡白等人底著作。『爲了這個罪名，法庭便判決被告中七個人底死刑，二十一個人底徒刑，或苦役，其餘五人無罪釋放。這判決書裏面說被告』想剷除一切人間的與神的法律，破壞社會底基礎。』判決書送到尼古拉一世那里，那個暴君居然把七個被告底死刑減輕爲流放罪。他在判決書上批：『死刑判決書應該在軍隊面前向罪犯宣讀；然後，在執行死刑前的應有手續預備完善之後，才宣告皇帝恩赦了他們，將他們底死罪減爲褫奪公民權，而且按照罪之輕重分別流放在礦坑中作苦役，或囚於堡壘內，或編入軍隊中。』以人命爲兒戲的專制君主底殘暴於此可見了。這樣地徘徊於生死關頭間的那七個人底苦痛實非人的感情所能了解的。這七個人中，有一個青年就是後來以名著罪與罰轟動了全世界的一代文豪杜思退益夫斯基。這種慘刑在他底一生中留了一個深的影響。

彼得拉雪夫斯基事件算是在俄國法庭上第一次因宣傳運動而被定罪的政治案件，也就是黑暗中的一線微光。這就是說在這種嚴厲專制之時期，還有敢於來宣傳真

理的人。從這件事看來，已可知道十二月黨人所下的種子在發芽了。

自由種子底生長是很快的。不久果然一代的新青年便露面了。在俄國的社會中又現出了新的力量，要求着一個自由與進步底新生活。在民衆陷於困苦的深淵之中，俄國底一切生機正被摧殘的時候，一羣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的青年居然覺醒起來，公然發表攻擊舊勢力的言論，要求人民底自由，要求社會底改革。於是莫斯科便成了改革的精神底中心，而黑暗的俄羅斯也有了一線光明了。

在覺醒了的青年中間最卓越的人物而且先後成了俄國青年運動之指導者的有亡命者赫爾岑，阿加列夫，巴枯寧，拉甫洛夫，流放者巧爾尼雪夫斯基，以及早死的都布若留波夫，畢沙列夫等。這些人中有的十二月黨人與虛無黨人間之連環，有的是虛無黨人之先驅，有的甚至是虛無黨人運動之指導者，他們對於當時青年之影響都是很大的。爲了便於了解後來虛無黨人底運動起見，我在這本論述俄國社會運動的書中也不得不留了一些篇頁，來奉獻與他們。在讀了十二月黨人底如火如荼的暴動之後再來翻

開這一些篇頁，也可以鬆一鬆讀者底緊張了的神經。現在我且慢慢地翻開這些篇頁，一展示於讀者底眼簾前罷！

二 赫爾岑

亞歷山大·赫爾岑 (Alexander Herzen 一八一——一八七〇) 是一個莫斯科貴族底私生兒。他底母親是德國人，「赫爾岑」是他底父親給他取的姓，這是從德文底「心」(Herz) 字來的，他底父親說：『因為他是我底心之愛兒。』他幼年受過完備的教育，他底家庭教師有法人，德人及俄人，都抱有自由思想。他並且讀過他父親所藏的十八世紀德、法兩國哲學家底著作，受影響甚大。他底俄國教師又曾把十二月黨殉道者芮奈葉夫底詩祕密抄給他讀；他底法國教師是一個亡命者，也時常向他談法國革命底故事。十八歲時他就作文頌揚德國詩人席勒，在這篇論文裏他並且表示出他自己對於自由之熱望，並且願意過一種爲人類謀幸福而受苦而犧牲自己的生活。同時他又進莫

斯科大學。在大學中他便加入同學所組織的研究德國哲學體系而且應用牠們來討論實際的社會問題的團體。批評家柏林斯基，詩人阿加列夫，以及革命家巴枯甯都是這個團體底會員。

十二月黨暴動給與少年赫爾岑的影響也是很深的。他後來在他底回憶錄中追述他十五歲時的情景道：『這次暴動與領袖底審判，以及莫斯科城內的恐怖等記載給了我以一個深的印象；一個漸次變成了我底道德的生存之中心的新世界便顯示於我底眼前了。我不知道這是怎樣來的，但是雖然我還不能完全了解（或是含糊地）了解一點）牠底意義，我總覺得我不是站在槍彈，勝利，監獄，鐵練這一邊的。派斯台爾及其同伴底處刑打碎了我底心靈中的孩子般的夢景。』在這種影響之下，他和他底表弟阿加列夫：這兩個小孩便宣誓要替這般自由底先驅者復仇了。

一八三三年赫爾岑畢業於莫斯科大學。這時候在西歐發生的革命風潮激動了他們莫斯科大學的青年團體，這些青年學生常常在祕密集會中高唱革命歌。有一次在集

會中有些學生公然地搗毀了尼古拉一世底半身像，驚動了警察，於是許多學生被捕了，一個政治的審判又開始了。一八三四年阿加列夫與赫爾岑先後被捕，在他們底家裏搜出了法國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聖西門底著作。赫爾岑與阿加列夫雖然辯明與毀像事件無關，然而聖西門底著作已足以用來作定罪的證據了。

判決底結果是：一部份人得着囚禁在席魯塞堡的無期徒刑，阿加列夫被流放到彭查，赫爾岑被流放到拍爾門。後來赫爾岑又被移到烏拉嶺斜坡上的一個小城凡特加，在那里他整整地度過了六年的苦痛生活。

一八四〇年赫爾岑得着許可回到了莫斯科。那時俄國青年正患着黑格兒熱狂，完全醉心於黑格兒底玄學的抽象。當時斯坦克微奇（一八一三——一八四〇）一派的青年黑格兒信徒迷信黑格兒底名言「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合理的」，因此演繹出奇怪的推論，說專制政治也是「合理的」。赫爾岑自然不能相信這樣的話，然而他却不得不把黑格兒底學說研究一番，其結果他仍是法國大革命原理底讚美者。

然而在這年赫爾岑又被流放到了洛哥諾德。一八四二年他才得回莫斯科。一八四七年他便離開了俄國，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三 西歐的亡命生活

赫爾岑在意大利停留了一些時候，便到了巴黎。正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底前夕。赫爾岑眼見着這次活劇底開始，又看見了以後的失敗以及六月底可怕的日子中巴黎無產階級底流血。他和小說家屠格涅夫居住的那條街也被軍警圍住了。軍警是知道他們兩個人的。因此他們只能在屋子裏咆哮着，聽那排槍底連珠般的響聲，知道勝利的資產階級在屠殺他們所捕獲的暴動的工人。看見這種傷心慘目的悲劇以及繼之而起的歐洲底反動便使得赫爾岑對於西歐底文明深深地感到失望了。他寫道：『凡是見着這樣的瞬間的人，在十年以內他底憎惡是不能消滅的，他底復仇心一生也不能消滅。』

他在巴黎結識了不少有進步思想的人物，他底住所成了各國自由思想家和革命

的亡命者之中心。蒲魯東和屠格涅夫都是他底親密的友人，總之他底影響在當時確是很大的。一個奧國的新聞記者拉席（G. Rasch）描寫當時的情形道：

『我認識赫爾岑，是在詩人赫爾威家裏，正是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他是一個面目秀雅，舉止愉快，具有豐富的科學智識的，三十五歲光景的人。他那時有很大的家產。他底家屋對於各國的亡命者都是開放的，在那里我們可以遇到德國人，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塞爾維亞人等等。每天吃飯時總有二十多個人。要到赫爾岑家裏，並不必要什麼人底推薦或介紹。他花了不少的錢幫助亡命者：著名德國著作家加樸（F. Kapp）亡命到巴黎來時，無法生活。赫爾岑知道這種情形，但又不便直接送錢給加樸，只好說請加樸做他底兒子底教師，加樸答應了，其實這只是一個名義，因為他底兒子已經有了教師。這類的事情是很多的！』

四 赫爾岑與蒲魯東

蒲魯東對於赫爾岑的影響很大，赫爾岑自己說：『蒲魯東對於我底智的發達有很大的幫助。』他又極愛讀蒲魯東底著作，他說：『讀蒲魯東底著作和讀黑格兒底著作一樣，啓發人底特別的能力，磨鍊人底武器，而且只把方法，而不把結果供給與人。』

蒲魯東當時正是國民議會底議員，一個革命報紙人民代表底主筆，這份報後來改名爲人民。一八四九年『這個頑強的力士』（赫爾岑稱蒲魯東）從病床起來，看見當時情勢嚴重，路易·拿破崙懷着準備政變的野心，他便公然猛烈地攻擊那個剛得到五百萬選舉票做總統的人。他底文章雖爲赫爾岑所贊美，然而蒲魯東竟因此得罪。一八四九年蒲氏被判處三年徒刑，罰款一萬法郎。

蒲魯東在囚室裏又辦了一個民聲報，然而這個報出版，應繳納二萬四千法郎的保證金給官廳，這筆款子全是赫爾岑一個人付出的。蒲魯東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致赫爾岑的信中曾說：『我們底觀念是相合的，只有推論不同罷了；至於外國事件底批評，我們完全讓你來做。你我都是同一個思想底宣傳者。你不久便會知道我們在一般的討』

論中的意見，你一定會贊同的……」赫爾岑答覆道：「……我很高興地知道舊世界快要崩壞了，而且相信我們底使命就是宣告牠底迅速的終局。你底同國人並不具有同樣的觀念。我只知道一個自由的法國人——那就是你。你們法國的革命家是保守派。他們是基督教徒，然而自己又不明白。他們是保皇黨，却要來建立共和國。只有你一個人把革命與否定之問題提高到一個科學水平綫上，你又是第一個人來告訴法國人說，一個內部朽壞了的建築是無法挽救的，而且是值不得挽救的；就是牠底自由與革命之概念也是充滿了保守主義與反動。實際上政治的共和黨只是基左，巴洛等人所唱的憲法的調子底變形而已。有了這個見解我們便應該分析歐洲的近事，不僅攻擊我們敵人底隊伍中的反動，天主教與君政主義，而且還要攻擊我們自己底陣營中的反動，天主教與君政主義。我們必須把民主黨與執政者間存在的那種相互的保證揭穿。我們既然不怕攻擊勝利者，那麼我們也不必因虛偽的溫情而怕去攻擊失敗者。我深信如果共和國底異教裁判所不殺死我們底報紙，牠便會成爲歐洲底最好的報紙的……」

蒲魯東底回信中又說：『你關於所謂共和黨的意見，我完全同意……我也以為那般政治的經濟學家或哲學的歷史家所說的，不可測的變化底和平的，循環的前進，對於革命不再是可能的了；我們必須大大地跳一下才行。』

這報紙得着意外的成功。赫爾岑說得好，蒲魯東底『論文富於新意，富於熱情，富於刺戟性。』有一次批評路易·拿破崙時，曾有這樣的話：『總統先生，告訴我，你是什麼東西呢？——男人，女人，禽獸，魚？』另一篇論文皇帝萬歲！又是一篇對拿破崙的極厲害的冷嘲熱罵。一八五〇年五月十四日民聲報便被封禁了，同年六月赫爾岑也被驅逐出法國。

赫爾岑離開法國先到瑞士，過後就住在尼斯（尼斯當時還不是法國底領土。）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赫爾岑底母親與兒子航海遇險，淹死在海裏。關於這件事他寫了一篇極其動人的文章，屠格涅夫說『這是用血和淚寫的。』蒲魯東聽見了這個不幸的消息便寫信給他道：『難道命運竟從那方面來打擊我們？我是不能受這個可怖的意外底打擊的。我愛你。在我這個被許多人稱為鐵石一般的心中，我還深深地留着你底影

像。』爲什麼蒲魯東要這樣說呢？我們看赫爾岑底回憶錄就可知道了：

『我聽了不少關於蒲魯東底粗魯和狹量的話；我却從沒有經驗過這樣的情形。一般溫良的人所說的他底嚴厲乃是戰士底緊張肌肉。他底蹙着的額正表示出他底精神在猛烈地工作；他在憤怒的時候，又使我憶起了一個盛怒的路得或克林威爾在譏笑他底反對者了。他知道我了解他，而且又知道了解他的人是如此之少，因此他也很寶貴着我底了解。他又知道別人以爲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五 活動與死亡

赫爾岑在一八三二年秋定居倫敦。這年十一月路易·拿破崙做了皇帝，法國又變成君主國了。赫爾岑對於西歐文明深感到失望，他很想回俄國去。然而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俄國比較西歐更壞，結果他還是決定留在英國。

他在倫敦設了一個俄文印刷所，出版了北辰雜誌，後來在一八五七年又改出鐘。這

兩個雜誌對於俄國青年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只舉出克魯泡特金底當時的印象，就足以看到牠們底力量是何等地大了：

『偉大的亡命者赫爾岑在倫敦開始發行了他底雜誌北辰，（按這里應作鐘）大有震蕩全俄之勢，甚至宮庭裏也有牠底讀者，而尤以聖彼得堡祕密購讀者爲最多……我常常以差不多到了崇拜的程度的感情來看印在這雜誌封面上的被尼古拉一世絞死的五個十二月黨人底高貴的頭顱……赫爾岑底文體之優美（屠格涅夫說他是用血和淚寫文章，俄國人從沒有像他那樣地寫文章的）思想之奔放，以及他愛俄國之深切，使我受着無限的感動，我再三誦讀，不忍釋手，甚至以全副心神去領會，而不加以理智的判斷了。』

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令下來後，赫爾岑在鐘裏面發表了一篇加利利人，你戰勝了，讚美亞歷山大二世。他當時的快樂，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然而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不給以充分的田地，而向之徵收極高的贖金，反使農民淪落於更慘苦的深淵。而且在兩年

以後，亞歷山大二世又以火與劍壓服了波蘭叛亂。赫爾岑當沙皇沈溺在波蘭叛亂者血泊中的時候又寫道：「亞歷山大，你爲什麼不死在那一天？否則，你將被視作一個英雄而名垂萬世了。」

波蘭叛亂被壓服後，反動勢力底氣焰真有萬丈高。赫爾岑底惡運也來了，因爲他在鐘上面贊助波蘭叛亂的緣故，在俄國漸漸失却了一般上流階級底同情，而政府對鐘的取締尤其厲害，運入俄國，更加困難，同時俄國青年也和他起了隔閡，鐘底銷路便一落千丈。

在他底晚年，一代新的青年出現了，這就是巴扎洛夫式的民衆主義者的青年，雖然實際上果如克魯泡特金所說他們是「他自己底智的兒女」，然而他不能夠了解他們。連加拉考左夫一八八六年刺殺俄皇的事也被他嚴厲地攻擊了，因此俄國青年更不滿意他。他晚年感到異常的孤寂。一八七〇年正月二十九日他死在巴黎。後來他底朋友們依他生前的意思把他葬在尼斯。

赫爾岑在臨死前不久寄給巴枯寧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話可表現出他和新式的革命青年間的隔膜來，現在我且把牠譯在下面：

『我承認有一天我曾在死尸堆裏，在槍炮所毀壞了的房屋堆中，狂熱地聽着被捕的工人被槍殺，我以全心靈全智性呼籲狂暴的復仇力量快來毀滅這個罪惡的舊世界，我也並不想用什麼東西來代替牠。從那時候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了；復仇來了，然而這是從別一方面來的，並且還是人民忍受着的，因為他們在那時候以及從那時以來依舊不了解什麼。一個長久的，苦痛的時間使得激情可以平靜，思想可以深入了；牠給了人以反省與觀察的機會。你我都不曾賣掉自己底信仰。你總是把破壞底激情當作創造底激情，而以這個激情急忙地向前跑；你踏碎一切的障礙；你只重視未來的歷史。至於我呢，我却不相信舊的革命方法，我努力了解過去和現在人們底進行，以求知道怎樣與他們

一同前進，不致落後，然而也不像你那樣走在前頭那麼遠，因為他們不會追隨我——他們也不能追隨我！

然而事實上走在前頭的巴枯甯在俄國倒得了不少的追隨者，赫爾岑却被人拋到後面去了。因為俄國的青年也是要『急忙地向前跑』呢！就是從一封信函裏我們也可以了解赫爾岑晚年的悲劇的生活之原因了。

巴枯甯是赫爾岑底一個親密的朋友，巴枯甯對於赫爾岑的影響比較任何人對赫爾岑的影響都大。赫爾岑自己說過，巴枯甯對於他有一種魔力。他們底關係知道的人較多，所以我在這裏便不詳說了。

七 赫爾岑與馬志尼及加里波的

要了解一個人不僅應該從正面來觀察他底生涯底大概，而且還應該從側面來就他與別人間的個人的關係而判斷的。我寫這本書，並不想專門來解釋某一個人底學說，

只拿事實作主幹，借此來略略說明他底學說對於當時的社會以及革命運動有影響之點而已。那麼現在我再來說起赫爾岑與這兩個偉大的意大利革命者間的關係。

赫爾岑在日內瓦第一次見馬志尼，這時正是一八四九年，自此以後，他們底交誼日漸親密，後來兩個人同亡英國，更成了生死不渝的好友了。他們兩個底意見是不相同的。赫爾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而且是一個差不多帶着宗教的狂熱的自由思想家，而馬志尼却反對社會主義。不過這兩個人都是真理，正義以及人類底自由之追求者，他們爲着這一個共通目的，便在一起合作，而且互相尊敬親愛，馬志尼在赫爾岑底妻子死後曾寄了一封很美麗的信與赫爾岑：

『我底弟兄：我剛從報紙上知道你底巨大的損失。我寫這封信的目的也不是在安慰你。只有上帝和你自己底兒子才能把你所需要的慰安給與你。我只想來告訴你：我是在爲你苦痛而且同你苦痛，因爲我能夠了解你底悲哀，實在，我覺得你底生涯底這個不可填補的缺陷，而且我也能看見那個暗影，牠把你底靈魂放逐了，好像沙皇放逐你底身』

體那樣……勇敢些！你要忍痛，不要叫你底精神破碎了。我常常以爲我們底親愛的人底死會使得我們變成更好的人……你底義務乃是去做一切她所歡喜的事，而不去做任何她所反對的事。當我以尊敬與友愛之感情來握你底手時，我所要使你記着的話就是這些。我這樣做，我像一個熟識生活及其悲哀的人，我自己也常常尋求愛和同情，然而總是看着愛和同情被毀壞了。我自己受過很多的苦痛，因而我也能感到他人底受苦。你現在預備做什麼事？我聽說，依你底意思如果惡運再降臨你身，你便移居到美洲。不要這樣做！請仍留在歐洲與我們這一般老戰士一起。你在美洲能夠尋到什麼？自由？你不已經有了她麼？問題是在要在沒有自由的地方製造自由。幫助我來做這件工作，因爲你和我都追求着同一個偉大的理想，都在一個歐洲式的積極的，持久的道路中去追求她，一直走到實現我們底勝利底末端，我們都不是在靜觀的東方的道路中追求這偉大的理想的。來，並且定居瑞士，在那里你會有好處，我們也可相會。別了我友，請愛我，像我愛你那樣。

赫爾岑與馬志尼確實會積極地合作了幾年，從事意大利與俄國底解放運動。有一

次赫爾岑會將他底進款十分之一交給馬志尼，捐與意大利獨立運動，並且說「意大利底事也就是我自己底事。」馬志尼也幫了赫爾岑不少的忙，又給赫爾岑介紹匈牙利獨立運動底領袖柯蘇士，柯氏曾幫忙散布赫爾岑在克里米戰爭前告俄國軍隊的宣言。

馬志尼給赫爾岑的最後一封信不會註明日期，大概是在一八六九年寫的，在那封信裏這個意大利獨立運動者說：

「……不管他們怎樣做，我們一天一天地和一個意大利共和國接近了，我必須盡我底全力來使機器上鐵軌，只要牠一旦上了路線，便會有充分的工人來推牠前進的。我底健康壞了。我好像一株空心的樹，雖然依舊站着，然而一股微風都會把我吹倒的。如果我活着看見在意大利做成了一些事，一星期底工作就會殺死了我。每一年都要帶走一兩個我底朋友，我常常記起沙查洛特翻譯的阿西安底一句詩

「我聽見許多的年歲走去時，悄聲私語，

爲什麼依然唱着這同樣的一句？」

我倆底宗教的甚至一部份政治的見解並不同，然而我知道而且也從不會懷疑過你底個人的性格……你只看到社會主義的問題。我也不減於你，能夠看出基本的問題乃是勞工解放。然而目的是不能與達到牠的手段相等的。謝謝上帝，單是社會問題還不會激起過什麼大革命。我說「謝謝上帝，」因為在這樣的運動中，主要的刺激物只是物質上的獲得，結果一定會產生出一個穿粗布工衣的資產階級。自馬拉頓戰爭時代以來一切偉大的事件都是以民族的或宗教的觀念之名義而發生的，例如英國革命，北美獨立，尼特蘭反抗西班牙，希臘革命等等。然而我們且拋開這些意見底差異而以自由底名義互相擁抱罷。

請時常寫信給我，我好知道你底漂流底踪跡。我永遠渴望讀你底著作。」

一八六四年加里波的到英國的時候，他去訪赫爾岑，在他底家裏會着了馬志尼。這兩個意大利獨立運動底領袖因為意見不同的緣故，以前便十分疏遠，現在由赫爾岑從中斡旋，他們又和好起來。赫爾岑在倫敦的住宅又成了當時全世界優秀的人物底會所。

加里波的認識赫爾岑是一八五四年的事，那時他正從南美戰場歸來，此後就和赫爾岑成了親密的朋友。一八六一年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以及其後俄國軍隊在華沙槍殺波蘭的遊行羣衆的消息傳到西歐的時候，加里波的在這年四月十三寫了一封信給赫爾岑：

『……只有最近沙皇解放農奴的事得到了全歐洲底讚許和歡頌。那個做了這件偉大的事的君主由此得以置身於人類底最大的恩人之中了。然而，我帶着憂愁來說，這個良好的工作已染上了無辜者底鮮血了。凡是會讚美過農奴解放的人，現在都應該起來攻擊那些兇惡的犯罪者！你底雜誌深得俄國人底歡迎，所以我請你把意大利國民底同情轉達給那不幸的然而又是英勇的波蘭人，而且也把我們底感謝轉達給那些勇敢的俄國兵士，他們如波坡夫那樣，折斷了他們底軍刀，不願使牠們爲人民底血所染紅。同時揚起所有歐洲國民底憤怒之聲，反對那屠殺叛亂者的劊子手。』

在一八六三年之末當俄國遠征懲罰隊在波蘭整批地屠殺波蘭人的舉動達到最

高度的時候，赫爾岑寫了一封長信向加里波的敘述俄國政府如何散佈流言說波蘭暴動是波蘭貴族與羅馬教僧侶底工作，是來反對波蘭農民及工人的，只有俄國政府才是貧民與希臘正教底保護者，俄國政府如何拿這樣的話來激起人民對波蘭暴動的惡感。加里波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回信說：

「……你底可寶貴的信收到了，在我底眼裏看來，牠是一份重要的文件。赫爾岑，我相信，我也知道……俄國人民對於維爾諾底拷打，以及華沙底絞刑都是無關係的，知道在你底本國也充滿着自由底精神，未來底精神。我記着許多軍官甯願死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而不願做殺波蘭人底劊子手。波坡夫與亞倫何特底神聖名字深印在我底記憶裏，歷史也會時常把他們底名字和他們底殉道的同志底名字列在一起而告訴後人。然而在我看來，波蘭，牠底婦女是如此地被凌辱，牠底青年這樣地被送在劊子手底手裏，牠該會激起俄國人民底哀憐罷，至少也總會激起你們那一般高貴的人底哀憐罷，那麼一個比較單純文字上的抗議更要嚴重的抗議是應該發出來了。」

赫爾岑把這封信發表在一八六四年二月一日底鐘面上，並且註釋說，他讀到這封信時不能不流出了他底苦痛的眼淚，而且替他底同國人羞愧。實在加里波的責備俄國人對於波蘭人要求獨立的鬥爭之抱着冷淡的態度的話，是極其公正的。

赫爾岑底其他的親密朋友有雨果，路易布郎，加奈爾，柯蘇士，米席勒等。

八 基本思想

赫爾岑在一八五一年致馬志尼的信裏敘述他自十三歲以來就獻身於一個單純的理想——盡力反對任何壓制的力量，來謀個性之絕對的獨立。這單純的理想就是他底學說之出發點。他從不會參加過實際革命運動，而且有時他也反對革命，他底見解也常因環境而變遷，然而上述的理想依舊是他底中心思想。所以馬沙列克說：「赫爾岑和蒲魯東一樣是個人主義者，聯合主義者，自由社會主義者，」然而他自己却喜歡稱爲社會主義者，而陳加也說赫爾岑已有自由社會主義底基本思想了。

赫爾岑是唯物論者，他在唯物論中找到他底個人主義之支持。然而他底唯物論並不是經濟的唯物論，而是哲學的。因此他也反對馬克思底主張。赫爾岑以為社會的及歷史的改革都是腦筋變化之結果。他完全從物質的一方面把思想解釋作腦筋的活動。所以他有時希望進步可由腦筋之改善而得到。

他又是社會主義者，但他以為俄國不必走西歐各國所走的道路，他說俄國可不經資本主義而跳到社會主義的。他承認新俄國底基礎便是「密爾」(MIR)。他說「密爾」有三個極可寶貴的要素，就是：(一)各個人有土地權，(二)土地共有，(三)鄉村共同社會之自治。然而「密爾」却有一大缺點，就是把各人底個性吸收入「密爾」中，不能讓牠自由發展。不過也有解救的方法，若能使牠和個人之自由相調和就得了，因此農奴解放便是必要的。在這一點他底社會主義就替後來的民衆主義開了路，他叫出了「土地與自由」的口號，(實則蒲加鳩夫叛亂時代就有這個口號了，這是俄國農民意求)就為後來「土地與自由社」的先驅，他鼓吹智識階級到農民中去，又為後來「到民間

去」運動底引路人。

赫爾岑底社會主義可說是哲學的；他很少注意到經濟問題，在這方面蒲魯東便是指導的權威。同樣在政治見解上他底個人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聯合主義也是受着蒲魯東底影響。在前面所舉出的他與蒲氏的通信裏，他們常說彼此底意見在大體上都是一致。

巴枯甯給赫爾岑的影響也不爲不大。他底自由社會主義全是由巴氏底影響而來的。在一八六九年寄一個舊同志的信中（指巴枯甯）他說他和巴氏底目的是相同的，就是把資產階級國家改變爲平民社會。（他從前也曾在一篇文章裏攻擊共和政體的政府，說這是『舊世界底最後一場春夢』）他把廢除國家當作一個目標，然而他說要等大多數人達到精神之完全發展才能實行廢除國家，因爲這是國家之廢除底本質的初步。在這封信裏蒲魯東底聯合主義與自由社會主義又尋到重複的表現了。因此在戰略上他便和巴枯甯及俄國青年不同。他以爲國家不能立刻廢除，而一次政變或暴動又不

能教育人民向着平民社會進行，那麼國家雖是暫時的，即是說要變動的形式，但牠底功用在現今尚未消失淨盡。因此他甚至夢想拿國家做教育人民向着自由進行的工具了。

在他看來社會是逐漸進化漸次前進的，我們應該一步一步地達到理想社會。因此他便不贊成武力革命，以及巴枯甯底煽動方法。他反對當時漸露頭角的恐怖主義，對於加拉考左夫暗殺俄皇的行動也極反對。他說人們內部不會得着自由，外部也不能解放的。大概就因為這個緣故他便不參加實際運動，專門從事於宣傳工作。他說「宣傳是人類所必需的……我們需要使徒，他要向同情者與敵人作同樣的宣傳……這些站在懸崖上背負着那拚命把他們拋下深淵的財富之重担的人引起了我的底哀憐……我們必須打開他們底眼睛，我們不能夠單把他們掃出我們底道路之外；如果他們願意自救，我們應該給他們一個自救的機會。」

赫爾岑底一生在俄國解放運動史上完成了新的一章。他從西歐把自由之精神吹入俄羅斯之平原。在幾十年中他不斷地眷愛地在尸體一般的俄羅斯身體底傷痕上塗滿了香膏，一直到他看見牠蘇生了，而且產生了新生活。從他所下的種子中一代新的改革的青年起來，他們以他們底奮鬥之熱誠與犧牲之精神驚動了全世界，而且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光榮的跡印，這一代的青年曾得着了了一個光榮的尊號：虛無主義者。

十 詩人阿加列夫

赫爾岑底許多親密的友人中，有一個人是和他底一生，他底事業分不開的。這個人就是他底表弟詩人阿加列夫（一八一三——一八七七）。

阿加列夫底作品並不能說是十分偉大，然而他對於當時的革命黨人及俄國青年的影響却也是不小的。赫爾岑刊行鐘時也得他底幫助不少。赫爾岑說阿加列夫底一生的主要事業乃是完成像他自己那樣的一個理想的人格。這一點就可看見他底偉大了。

他底生活是最不幸的，他極端愛自由。他在俄國時曾被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來他在出國之前便把他底農奴完全解放了，無條件地把土地交還與他們。他在外國所過的生活中，沒有一件事違背過他底理想的，他依然忠於他幼年所寶愛的自由與平等之理想。他爲人又很謙和可親。論到他底主張，他是和他底親密的友人赫爾岑一致的，但他底晚年的思想更接近於巴枯甯底思想。

克魯泡特金說：『如果在俄國，進步的思想永遠忠於被沙皇暴政或奧國所壓制的各民族（波蘭，芬蘭，小俄羅斯，高加索等）之目的，那麼阿加列夫與巴枯甯底功勞也就不小了。』他是真能懂得阿加列夫的人！

赫爾岑與阿加列夫都被人稱爲西歐派，而同時有大影響於俄國青年而爲虛無黨人之前驅的又有所謂民粹派的巧爾尼雪夫斯基等人，我們且另闢一章來論述他們罷！

第六章 巧爾尼雪夫斯基與民粹派

一 虛無主義之創始者巧爾尼雪夫斯基

屠格涅夫一八五九年在他底小說父與子中第一次用了「虛無主義者」(Nihilist)這字眼。他借阿加狄·彼得洛維奇底口解釋道：「一個虛無主義者是一個不在任何權威下面低頭的人，他未經過考驗一個原理以前，不管這個原理是如何可信，他都不承認的。」屠格涅夫所描寫的虛無主義之典型就是巴扎洛夫。

然而我們要知道在俄國「虛無主義」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運動，一種是一八六〇至七〇年間的舊虛無主義，一種是一八七一年以後的新虛無主義。屠格涅夫底虛無主義者雖可以代表一代的青年，但是他對於當時的青年終有些隔閡，一般人都承認他用

這個字時含得有輕蔑的意思（實則屠氏深愛巴扎洛夫）能夠描寫出真正的虛無主義者是什麼樣的人，而且給俄國青年指出了一條道路，提出了他們底綱領的人，乃是巧爾尼雪夫斯基。他底小說何爲對於當時的青年真算得是一個啓示了。

巧爾尼雪夫斯基 (Tchernyshevsky 1828——1889) 是一個貧乏的僧侶（司祭）之子。早年受教育於家庭，後來進薩拉託夫神學校。一八四四年他離開神學校，兩年後進聖彼得堡大學。在一八五七年到六二年之間現代人雜誌在俄國極有勢力，與赫爾岑底鐘相等。他底名字是和這個雜誌分不開的，他底主要著作都是在這四年間寫成，而發表於現代人雜誌之上，鼓吹解放農奴甚力。

一八六一年是巧氏底聲名極大的時代，他已成了智識界和青年界底權威。然而他底被捕也就在這一年。在這年中，他看見農民底小暴動，看出了俄國革命之可能性。所以草了一篇告農民的宣言。他說：『在其他地方尚無叛亂之準備時，只有一個地方底叛亂是完全沒有用處的。現在應該組織聯絡的團體準備好無論何時都有起叛亂之可能，這』

才是上策！』爲了這篇宣言，便有人寫信到「第三區」密告，還說他是「青年底領袖」，「狡猾的社會主義者」，因此他便被逮捕了。

元老院的裁判官控告他犯了三個罪名（1）和那個「力謀推倒俄國現在政府」的赫爾岑發生關係；（2）草告農民的宣言；（3）煽動暴動。

法庭除了一封匿名的信而外，並沒有證據可以證實巧氏底罪名，不過牠也就胡亂地判處巧氏終身流放西伯利亞，而且作苦工十四年。巧氏在庭上泰然自若，並不抗辯。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日，巧氏在聖彼得堡底一個廣場裏聽了放逐的宣告。這時候他才知道沙皇把他底苦役期減爲七年。這一天落着綿綿的春雨，天色甚是陰暗，旁觀的人塞滿了路途。官吏把宣告文讀完以後，聽衆爭投花環於巧氏底面前，表示敬愛之意。從此這個「青年底領袖」便走向西伯利亞的荒原去了。

巧氏未去西伯利亞時，在監獄中備嘗艱苦，他都一一忍受了。有一次因爲反抗獄吏底無禮，曾絕食八日。又有一次，他在給他底妻子的信裏，寫了下面的幾句話：「我倆底生

活是屬於歷史的。許多的世紀會過去了，而我們底名字依然會存在着，爲人們所寶愛。他們要感恩地記念着我們底名字。」因此人們就不許他和妻子相見。

一八六三年巧氏在監獄中寫了一本小說何爲。巧氏寫了這部小說算是對專制制度復了仇。這部小說一出，就成了俄國青年底綱領。克魯泡特金深知道六十年代青年底精神，他說：「牠對於當時俄國青年算得是一個天啓。」真是不錯。實在果如克氏所說，此書在俄國銷數之多，讀者之衆，影響之大，誠爲任何著作家底作品所不能及。

就文學上的價值而論，巧氏底小說實在平常得很。樂卜何夫幫助薇娜逃出家庭，兩人成了夫婦。薇娜高興來組織縫衣女底生產合作社。他底丈夫盡力幫助她做這一類的事。當他明白他底妻子和他底友人哲學家奇爾沙諾夫有了相互的愛情的時候，他便甘願退出他們底生活環境。他假裝自殺而避居美洲。他底妻子後來也明白了他底踪跡和他底計畫，她和奇爾沙諾夫結了婚。最後他鎮靜了對於薇娜的愛情，他便回到聖彼得堡，和薇娜底女友結了婚。兩家往來十分親密。

由此可見這部小說底結構是極平庸的了。巧氏在自序上說：「這小說底大功績就在「牠是真的。」」然而究竟他根據什麼樣的事實，我們不能知道了。不過他解決了一個婦女問題。他主張自由戀愛。而且創造出了新婦女底典型，同時又指示出真正虛無主義者應該走的道路。

巧氏又是福立葉底祖述者。就在這小說裏，他也熱心地主張共同的行動與共同的要求是何等有利的事，並且說明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人類底將來是異常幸福的。

在這小說裏他又指示出了虛無主義者底理想之三位一體——「意志底自由，」「有智識的同伴」與「適合於主義的職業。」這正是當時的俄國青年所希求的。馬沙列克說得好：「此書一出就成爲一代激進的青年底綱領，兒子反抗父親的綱領。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中只分析了當時才開端的虛無主義，巧爾尼雪夫斯基就寫了已經在活動的虛無主義之福音了。」而且這部小說是著者在監獄中寫成的，出版的時候著者仍舊在人間地獄裏面。因此在以後的數年中間每一個青年一讀到這本書，再想到著者在冰

天雪地上的困苦的放逐生活，未有不被感動的。著了這小說，那位不朽的囚徒確實做了一件偉大的工作，這事實甚至反對巧氏的人也不能否認。『這指示與你們：我所願望的是什麼！』巧氏底話實在不錯，而且從這裏面一代的青年也看出了他們自己所願望的是什麼了。對於他底迫害者們，巧氏所能給與的回答再沒有比這小說更厲害更有力的！

巧氏到了西伯利亞在奈爾秦斯克的礦坑中作了七年的苦役，此後便被關閉在雅苦次克的一個小村裏，過着極其孤獨的生活。許多革命黨人曾幾次設法救他出來，都沒有成功。麥秀根也曾計劃在西伯利亞去救他出來，但費了幾個月的功夫，到底失敗了。樂巴丁 (Lopatin) 本是一個亡命者，他竟不顧被捕的危險，從倫敦回到俄國去營救巧氏。然而他底計畫尙未實行，他本人就被逮捕了。

巧氏在西伯利亞差不多住了二十年，一八七四年政府曾設法引誘他哀求特赦，然而他以極驕傲的態度和最堅決的言辭拒絕了。一八八三年亞歷山大二世才許可他回到俄國，住在阿斯多拉罕。一八八八年巧氏得着政府底允許回到故鄉薩拉託夫，第二年

十月便長辭此世了。

我們知道巧爾尼雪夫斯基是和赫爾岑立在反對地位的。巧氏曾到倫敦去見赫爾岑，打算講和，然而沒有效果。後來巧氏得着俄國青年底信仰，而赫爾岑底鐘在俄國，就差不多到了無人過問的地步了。巧氏這一派攻擊赫爾岑底西歐派的自由主義很厲害，說赫爾岑太空泛，他底政策是保守的。實則這兩個人底主張都是立在同一的哲學基礎上面。最大的原因是一個忽略了經濟的問題，一個很重視牠，還解說歷史中的經濟影響。赫爾岑帶貴族底氣味頗重，而巧爾尼雪夫斯基却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

巧氏底學說帶有自由社會主義的色彩，他很輕視國家。他受蒲魯東底影響很深，因此時常表示他對於政府的憎恨，他也從不提什麼「條文」。他異常憎恨專制政治，他以為專制的君主政治只是貴族的階級政治之完成，因此自由只有由民主主義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來。他說民主主義與貴族政治之對立是以社會之政治的組織為基本的，君主政治只不過是貴族政治之一個形式而已。而農奴制度乃是貴族的專制政治之基礎。這

樣無怪乎他對於當時高呼「加利利人你戰勝了」的赫爾岑深覺不滿了。

然而，實在說，巧氏與赫爾岑在主張上相似之點甚多。他與赫爾岑一樣，主張俄國可不經資本主義而達到社會主義。他以為俄國可由「密爾」底原始共產主義而直接變到未來社會底共產主義。他重視農民，而忽略了城市無產階級。他也把「密爾」看得很重。他在給赫爾岑的信中向青年說道：「拿你們底生命來力爭土地之權利平等，拿你們底生命來維持鄉村共同社會底原理。」他並且比赫爾岑更進一步反對一切私有制度。

巧爾尼雪夫斯基底社會主義與赫爾岑底社會主義一樣是倫理的。巧氏不僅反對階級爭鬥，而且還從道德的觀點來反對達爾文底生存競爭說。他並且把社會主義看作一種「誠實之無上命令。」他又重視個性與知識，曾說「我們知道地球上沒有比人類人格更高的東西，」而「知識是本質的能力，凡政治，工業及人類生活中之其他一切東西皆附屬於牠，」因此他便相信有知識的偉大的個人為改造社會之原動力，他甚至說羣衆無力來了解與尊重別人為牠底利益所做的工作。

這就是巧爾尼雪夫斯基底學說之要點，也就是民粹派思想之精義，而後來又爲新虛無主義的「民意社」所修改而承認了。

阿爾芒多在他底論虛無主義的書中說：『巧爾尼雪夫斯基底肖像是麥丟撒之頭。虛無主義者把牠插在他們反對沙皇的一切反叛裏。被監禁在西伯利亞獄中，孤獨的，無力的巧爾尼雪夫斯基對於俄國貴族政治所下的打擊較赫爾岑，巴枯甯一般人在歐洲的亡命中以他們底秘密結社，他們底宣傳與行動之自由所給的打擊還要厲害得多。俄國社會主義者揭開巧氏底這個面網，重說着丹東（法國革命黨人）向劊子手說的話：「你把我底頭拿給人民看罷。我底頭是值得這樣的。」』

二 都布若留波夫

巧爾尼雪夫斯基弟子與青年友人都布若留波夫 (Dubrolyubov 一八三六

●麥丟撒乃是希臘神話中的妖女；有髮如蛇，見者立化爲石。

——六一——對於當時的俄國青年也有很大的影響。他底父親是里尼洛哥諾德底牧師。他幼年受教育於本地的神學校，離開神學校他就進聖彼得堡師範學校，因為他底父親不能供給他到大學去讀書。第二年他底父母都死了，他雖然還是一個青年學生就不得不負擔了養活兄弟姊妹的責任，他便靠譯書與作家庭教師來養活他們。一八五五年他認識了巧氏，巧氏退回了他底小說稿，勸他不要從事於文學創作。他以後便專致力於批評的工作。一八五六年就進了『現代人』底編輯部。因為工作過度，在二十六歲時就死了。留下了四卷批評的論文。

都布若留波夫確如司特普尼克所說，『是一個天才的批評家，他底不朽的名著曾震動了俄國底全社會。』據說屠格涅夫底父子中的巴扎洛夫就是都氏底化身，可是我們也不能承認巴扎洛夫就是都氏底直接的寫照。都氏底主張與他底先生巧爾尼雪夫斯基大體一致，所以在這裡我便不多說了。

懂得了巧爾尼雪夫斯基與都布若留波夫，便對於舊虛無主義有了一個概念，於是

我們再進而深入到舊虛無主義中，而且舉出一個代表的人物來，這就是畢沙列夫了。

此
页
空
白

第七章 畢沙列夫與舊虛無主義

舊虛無主義乃是真正的虛無主義，這是哲學的和文學的運動，在農奴解放後的十年間即六十年代中最發達。巧爾尼雪夫斯基可算虛無主義之創始者。然而在有些地方，他底主張和虛無主義還是不同。在畢沙列夫（Pisareff 1841-1868）虛無主義才找到一個真正的代表人物了。

國人常常把虛無主義視作厭世主義，認作是什麼「虛空破碎大地平沈」的主義，其實虛無主義完全不是這樣。就是最初用這個字的屠格涅夫底解釋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司特普克尼說得好：「虛無主義底基本原理，一言以蔽之曰，絕對的個人主義而已。」虛無主義以脫離一切的羈絆，獲取意志之自由爲出發點。凡所謂社會，國家，宗教，家庭所

強加於個人身上的一切義務責任之負擔，牠都藉口於個人底自由對之一概否定。所以虛無主義者不僅反抗政治的專制，而且還極其猛烈地反抗那束縛個人心意自由之道德的專制。畢沙列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畢沙列夫絕對否定而且破壞一切過去的遺留物，以及和傳統有關的東西。他除了服從自己底理性外不服從任何權威。他是一個絕對的個人主義者。他大胆宣言：『每個生物對於他自己乃是宇宙底中心，宇宙底意義。甚至對於一個最平庸的庶民，他底個人的苦樂與願望也是比較他所未參加而且對於他底個性之命運毫無影響的宇宙革命重要得多。』他相信他底個人主義之最堅固的基礎是在『合理的利己主義』之中，這『合理的』三個字是應該注意的，因為畢沙列夫底同志，又是他底雜誌《俄語底投稿人沙熱夫在致新虛無主義者的公開信裏說：『我以至誠向你們宣言，我們並不是如你們所稱的利己主義者。』

畢沙列夫，像一個尼采底先驅者，他對於一切已經有了答案的問題要重新來答覆

一次。他說，要創造新的，必須先把舊的完全毀壞。他最愛說的話就是：『凡能夠毀掉的東西，就必須毀掉牠。凡受得起打擊的東西就適宜於生存。凡破碎成片片的東西只配拋在垃圾堆裏。你且勇猛無畏地衝開你底道路，因為你不會做出害處來的。』

畢沙列夫是贊美巴扎洛夫，而且以他為模範的。他曾寫過一篇巴扎洛夫，以青年俄羅斯之名義承認這種典型。當現代人雜誌上發表了安多洛維奇攻擊巴扎洛夫說牠是一種毫無價值的粗魯的人的文字後，畢沙列夫在監獄中又寫了一篇更詳細的文章。這篇文章底標題是「實在論者。」而且就是牠底「獻辭」也就足以寒敵人之胆了：『獻給我底最好的友人，我底母親。』於此畢沙列夫又在巴扎洛夫中找到他底「最好的友人，」他底「母親。」而且實在論者的畢沙列夫也找到一個同志了。在這篇文章底結尾，著者把實在論底性質概括在下面一句格言之下：『愛情，知識，工作。』

虛無主義並不是唯心論的與玄學的。虛無主義是唯物論的，實證論的，進化論的，功利論的，而且果如畢沙列夫所說，虛無主義與實在論是二而一者。所以畢沙列夫又稱虛

無主義者爲實在論者。

我們知道巴扎洛夫會從事於蛙之生理學的觀察，並且把這種觀察推荐與別人。畢沙列夫竟熱狂地寫道：『在蛙中你可尋到俄國人民之救濟與復興來。』他又說：『必須徹底地去思考事物……我們對於自己應該忠實。』實在論者應該忠於自己，忠於一切同胞，尤其忠於女人；他與別人的關係，應該是坦白的，忠實的。他應該有一個合理的目標，而且必須達到牠。然而只有受過科學的訓練的人才能明白這個目的，因此現在最重要的工作乃是在俄國散佈科學而且使科學通俗化。一切工作，一切實習，都是基礎在知識上面；俄國需要知識，需要科學，需要自然科學。

巴扎洛夫說過：『自然不是一座廟宇，牠是一個實驗室，在其中，人只是一個勞動者而已。』在虛無主義者看來，自然本身只是爲化學工藝供給材料的東西罷了。畢沙列夫又說：『實在論者是一個深思的勞動者，是一個愛他底工作的人。』

真正的個人主義者無論趨於何種極端，也只在個性之發展，以及一切權威之否認

而已。個人主義者不做奴隸，不受人壓制，同時他也不做主人，不去壓制人。所以絕對個人主義者的畢沙列夫也承認在普遍的人類連帶性中尋出社會的和一般的利益，而實在論者必須用手與腦把這個連帶性建立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上。（這基礎就是自然科學。）個人主義者巧爾尼雪夫斯基也說：「真正的實證論者除了愛和高貴的心靈外什麼也沒有了。」沙熱夫更宣言是「爲人類幸福而奮鬥的。」

從功利論者底見地，畢沙列夫又否認了普希金底著作。虛無主義的詩人奈克拉索夫更說：「讀普希金全集，不及食乾酪一片。」另一個熱狂者又留下一句名言：「一個鞋匠是要比較拉斐耳（意大利名畫家）高貴得多，因爲鞋匠製造出有用的物品，而拉斐耳所造出的東西全沒有用處。」因此他們更趨於極端，把藝術認爲唯心論的表現之一而加以排斥，並且凡足以刺戟起美感的一切事物都爲他們所否認了。

虛無主義者又是達爾文主義者，畢沙列夫曾著過以植物與動物界中之進化作爲標題的一系列的論文。沙熱夫在他底「公開信」裏面也說：「我們相信我們是爲人類

幸福而奮鬥的，而且我們任何人都預備登絞刑台身殉莫列旭特和達爾文底學說的。」

實在畢沙列夫自己差不多可說是身殉主義的。他生於一個大地主之家，受過完備的教育。在聖彼得堡大學讀書的時候，他就覺得富家生活之罪惡，脫離了家庭，拋棄了財富，和一個貧苦的同學住在一間房子裏，有時又和許多同學住在一院房子裏，在他們底喧鬧中作文。他異常勤敏地工作。一八六二年他底一篇批評一本反動的政治小冊子的論文被一個同志秘密印了出來。這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因此得罪，被囚禁在彼得保羅壘中過了四年。他底有名的論文都是在獄中寫成的。出獄後他底健康完全毀壞了，一八六八年的夏天在海濱洗澡時，溺死於海中。

畢沙列夫死後不久舊虛無主義也就死了。在一八七一年另有一代新的青年起來，這一代青年在西歐也得着了「虛無主義者」這個尊號。

舊虛無主義底生存期雖然不久，然而他底生存却是極其光榮的。舊虛無主義底第一戰是對於宗教的，『沒有經過絲毫困難沒有費過大力便絕對地確定地得勝了。』在

當時的俄國，果如司特普尼克所說，『只要受過教育的人，若說他現在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物論者，這真是奇怪的事了。』在這第一戰後，舊虛無主義就把絕對的無神論當作遺產而傳給後代了。

舊虛無主義底第二戰是對於家庭與一切傳統習俗的，其結果也獲勝了。許多的青年男女被喚醒起來，脫離了家庭，去求比生命還寶貴的知識，創造出了一種新的生活。婦女解放之問題也就解決了。虛無主義的婦女不僅要求戀愛自由之權利，而且還要追求自由本身。所以她們便要求高等教育和職業之開放。『靠了那些熱烈的婦女底努力，戰爭終於奏凱。最後的勝利仍歸於她們，便是野蠻的政府也不得不屈服了。』司特普尼克這樣告訴我們。

畢沙列夫所譏笑的「人體模型」現在漸漸地減少了。許多的女郎讀了畢沙列夫底小說後都異口同聲說：『不，我決不要做那樣可憐的「人體模型」。我要征服知識；我要思想；我要爲我自己創造一個更好的前途。』然而俄國大學校和專門學校當時是不

收女生的，因此無數不甘困處在無知的狀態中的青年婦女，爲了要追求那比生命還要寶貴的知識的緣故，便不得不離開自己底家國而遠適異鄉了。在她們看來瑞士是自由的國土，牠底學校對於任何人都不會饜以閉門羹的。從此那山明水秀之鄉便成了這一羣歷盡千辛萬難從冰天雪地中出來的「進香的女郎」底天國；瑞士底名城齊利池就是他們底聖地耶路撒冷。這種風氣遍於全俄。在平靜的凡爾加一帶的平原，在高加索，在極其遼遠的西伯利亞，在其他各處都有無數十六歲上下的少女帶了單薄的行李和有限的旅費隻身跑到未知的國土去，爲的是要一心一意去求得那能夠保證她們所渴望的自由的知识來。而留在俄國的虛無主義的婦女也拋棄了錦衣玉食，穿上最樸素的黑絨衣服，剪了頭髮，掛上眼鏡，這種裝束竟成了一種風氣。這些女子常常離開她們底丈夫和家庭，不願過無戀愛的結婚生活。總之家庭底羈絆與習俗底束縛皆被打破了。虛無主義已大獲全勝了。

「那麼以後又怎樣呢？」

舊虛無主義者至此已心滿意足，不再前進了。巧爾尼雪夫斯基底小說何爲或畢沙列夫底論文對於這問題是沒有回答的。

「那麼以後又怎樣呢？」

有一天從遠方來了一個充滿了熱情的青年客人，他來拜訪他底先生。他以熱烈的語調問那舊虛無主義者道：「那麼以後又怎樣做呢？」

老主人底答覆是這樣：「我自己是幸福的了。」

充滿了熱血的青年客人聽了這樣的答語，不禁憤激起來了，又說出比刀劍還要鋒利的話：

「自然你是幸福的，我也知道。然而要是你曉得你底鄉土底同胞究竟處在什麼樣的境地，你還能夠是幸福的麼？他們快要餓死了，人家奪去了他們所有的錢，強迫他們在街上去求乞一點麵包皮。他們底苦痛訴之於人，人不顧，訴之於天，天也不聞。號寒沒人給之以衣；啼饑無人給之以食。人生並非無情的，但在他們看來却不得不說是無情的了。也

許你不知道這個罷；不然，你怎麼能享樂呢？怎麼能夠不去替他們做點事呢？你不是在數年前曾說過你願意「爲人類幸福而奮鬥」麼？」

巴扎洛夫式的舊虛無主義者畢沙列夫、沙熱夫等對於這個青年底質問是無法答覆的。所以舊虛無主義便不得不走上死亡之路了。而那個青年呢，他將抱着滿腔悲憤而去了，從此他要用失望的語調來反覆地自問道：「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然而時節來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發生了。在這個俄國青年底眼前現出了一幅圖畫：一個大城市爲着一個偉大的理想，要求人民底權利之理想而起了革命。這個青年用全副精神注視着賽納河岸上正演着的驚天動地的活劇。他看見洪水一般流着的血潮；他聽見在大路上被屠殺的婦人，小孩底沉痛的哭聲。然而他們是爲着什麼而死的呢？爲着什麼而哭泣的呢？爲的是工人底解放；爲的是偉大的社會理想！

同時他又回頭來看俄國。好像有一個洪亮的聲音在向他說：「把你底眼光轉到田塍上罷，你且看這個人。這是一個農夫，一個自由的人，因爲據說在現今的俄國內，已再沒

有奴隸了。你再看清楚一點！這個自由的人並不是在勞働，或播種。他在幹什麼呢？他在吞食土塊。固然人把田地給他了；但是他沒有耕田的耒耜和鋤頭，他也沒有牛馬，因此他無法使土地肥腴。他沒有吃的東西，餓得急了，只得吞食土塊！要是他在土裏尋出了樹根，他還要留下來帶回家去給那在破屋中等待着的妻兒們。」

「看看農民們罷：他們底全生活充滿了憂愁，受苦和虐待。他們苦於饑餓，疲於勞働，永爲特權階級底奴隸，終日無休息，無希望，無慰安，無快樂地勞苦着；政府使他們永遠生存在無知的狀態之下，所有的人都掠奪他們，踐踏他們，沒有一個人援手救他們的。」

熱淚從這個青年底眼裏流了出來，他底心苦痛着：「要是我真受着苦，要是我真在痛哭，這是由於那個苦痛着的俄羅斯老母親底緣故，她眼看着她底孩子們饑寒困苦地死在她底枯瘦了的懷中。俄羅斯呵，我在哀悼你！」

然而徒然哀悼是無用的，於是這個青年便起來了。他現在得到了「我們應該怎樣做呢」這個問題底解答。他所下的斷案是：「要建設和平的理想鄉，不得不靠着刀劍底

力量。」他找到了他應做的工作——「到民間去。」他便向農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告訴農民們怎樣才能夠解放他們自己，怎樣才可以使他們得着幸福。爲着這可憐的受苦者——只能痛哭的受苦的農民們，這青年底心像烈火一般地燃燒起來了。他底額上現出了紅光，他底眼裏噴出了烈焰。他於是在心裏立下了嚴重的誓願：願犧牲他底生命，他底精力，他底一切，來解放那般匍匐在特權階級之下受着束縛和虐待的奴隸們；他知道那一類人會流了生命之血來使得他——一個特權階級之子過着安樂的生活，能夠安心讀書來製造自己。

於是這青年抱着不屈不撓的決心，拋掉那燒灼他底身體的錦衣，棄却那梗塞他底咽喉的美食，身着襤褸的衣服，足穿農民底木鞋，離開了華麗的家庭，辭別了親愛的父母，走上了「到民間去」的旅途。在那里他以一個貴族的後裔而加入農民底隊伍，或入山間的僻地，或到田畔風暖之區，和農民把鋤推犁，共嘗甘苦，在偷閑吸烟的瞬間便把現代的福音——社會主義來宣傳。

同時那般在瑞士留學的女學生，在那里除了醫藥學校之外也看到了一個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她們不久便明白了俄國舊虛無主義與近代社會主義二者間底異點，於是疑問又起來了：「我們要求的知識是什麼？難道那僅僅是要我們在特權階級中求得一個更有利的工具麼？我們已經是特權階級中的人了。除了我們自身而外還有誰能享到這種利益呢？如果只是我們獨享着這種利益，那麼，我們又和那般靠着貧苦同胞底血汗而生活的吸血者有什麼分別呢？」她們便拋棄了醫學的研究，而開始常去參加「第一國際」底集會，研究近代社會主義，誦讀蒲魯東，巴枯寧，馬克思等人底著作。不久齊利池便由研究學問的名都而變成了社會主義之永久的俱樂部了。俄國底男女「進香客」更是絡繹不絕。昏庸的俄國政府大為震恐，便有一八七三年之愚笨而可笑的「勅令」命令全體俄國男女學生立刻回俄。

本來在瑞士的俄國留學生已決定好了回國宣傳的計畫，乘此機會便成羣結隊而歸。他們帶回來的是宣傳之熱誠與犧牲之決心，在國內受着青年同胞底歡迎，從此國際

社會主義底種子便一帆風順地播遍全俄了。

舊虛無主義就如此死滅，新虛無主義就如此誕生。從此俄國社會運動史上又翻開了新的一章了。

第八章 巴枯甯與自由社會主義

一 新虛無主義者底兩個導師

新虛無主義者既然不能夠以巧爾尼雪夫斯基與畢沙列夫滿足，他們便另外找到了兩個導師。新虛無主義者司特普尼克說得好：「這兩人的底力量是很大的。一個是「安那其主義的，聯合主義的國際」之建設者，破壞的天才密海爾·巴枯寧；另一個是以一管橫掃千人的筆鼓吹新思想對於我們的運動有絕大貢獻的哲學家彼得·拉甫洛夫。前者又是一個熱情的演說家，大胆的思想家，曾著有革命與聯合主義一書，以非凡的頭腦，偉大的能力，鼓吹直接的民衆革命；後者乃是著名的前進報之主筆，以淹博的學識和不斷的勤勉來維持着前進報底榮名。在這兩個人之間自然有若干不同之點。巴枯寧是

「第一國際」中激烈派之擁護者，而拉甫洛夫却傾向於溫和一方面。然而他們兩個都承認只有民衆革命才是可以根本改革俄國底悲慘情形之唯一方法。」

巴枯寧所處的時代雖然較早於巧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然而他對於俄國青年的影響却在後，而且支持得最久以至於現今。我們在前面所說過的幾個思想家如赫爾岑、巧爾尼雪夫斯基、畢沙列夫諸人都只是學者，而非革命家；都只是理論家，而非實際家。只有在巴枯寧身上，俄國革命青年才尋出了他們底真正導師，才尋到了一個真正的革命家。所以新虛無主義者一出，巴枯寧底影響就遍於全俄了。

二 少年時代

巴枯寧於一八一四年五月八日生於俄國特威爾省 (Tver) 普利安姆秦諾縣 一個貴族底家庭。他底父親共有子女十一人，密海爾·巴枯寧居長。據巴枯寧本人後來在他底斷片的自傳「我底生涯之故事」裏所描寫，他底父親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一個具有大量的同情和寬厚的精神之真正慈善家。他底父親曾參加過「北部聯盟」，但並不十分熱心，所以十二月黨失敗後，居然逃脫了多數同黨底「悲壯光榮的運命」。他底父親是一個極其富有的地主，共有一千個農奴。巴枯寧底幼年就是在故鄉中度過的。他底父親和叔父教授他以各國語言，歷史，算學等。他底父親是一個自由思想家，所以他也得免掉了宗教教育底束縛。這個青年從小就有一種反抗精神，憎恨一切不義之事，因此他在早年，對於農奴制度就生了厭恨之心，認為這是極其不義的了。

巴枯寧十五歲入聖彼得堡砲兵學校，一八三二年卒業，被派到明斯克砲隊裏做一個軍官。那時正是在一八三〇年波蘭叛亂被壓服之後，俄政府壓制殘害波蘭人民的情形燃起了巴枯寧心裏的反抗不義之火，他開始判定了專制之死刑而壓棄軍人生活了。據赫爾岑所述，他在軍中的生活是異常無聊，每天總有大半天的時間是完全浪費掉的。他不脫寢衣睜開眼睛躺在床上，一事不做。到了一八三四年他終於違背了父親底意思，脫離了軍籍。

巴枯寧離開軍隊後，就到莫斯科去研究哲學。他一共在莫斯科住了六年，在夏天有時回家鄉去住幾天。這時正是黑格兒哲學風靡俄國的時候，他便加入了斯坦克微奇底團體，研究黑格兒哲學。在一八三八年他就成了一個熱烈的黑格兒信徒，和斯坦克微奇，柏林斯基一樣承認『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合理的』了。一八四〇年赫爾岑回到莫斯科時，他已是斯坦克微奇團中的主要人物。據赫爾岑說在莫斯科時『巴枯寧底親族什麼也不給他』，他在那時的生活是異常貧苦的。

一八四〇年他得了赫爾岑，阿加列夫兩人底幫助，經過聖彼得堡而後到德京柏林。

三 歐洲的生活

巴枯寧在柏林時和屠格涅夫同住，友誼甚篤。那時在德國也是黑格兒學說底極盛時代。柏林底青年學生大半都是黑格兒信徒，他們鼓吹革新，主張自由主義。本來黑格兒哲學說具有保守與革命兩方面底要素。唯物派哲學家費爾巴赫已從黑格兒哲學中引

申出無神論，巴枯甯也開始從黑氏哲學中找出他底政治的和社會的革命之結論了。

一八四二年巴枯甯由柏林到德列斯敦，在那里和當時黑格兒派底一個首領，懷有自由社會主義的思想的安諾特·路格 (Arnold Ruge) 往來甚密，又常在路格主辦的德國年報上發表文章，德意志底反動一文便是在這上面發表的。

這篇文章題爲『德意志底反動：一個法國人之斷片』，以下的幾句話開始：『自由之實現——誰敢否認說在歷史上這個字不是最時髦的麼？牠底仇敵也和牠底朋友一樣地承認牠，沒有人敢公開宣言他是自由底敵人，然而自由之實現却是——革命。』結尾的幾句話更有名：『我們且確信這永久的精神罷！只有破壞與毀滅，因爲牠是一切生命之不可測度的，而且永久創造的源泉。破壞之慾望也就是建設之慾望。』德國年報攻擊政府甚力，不免遭政府底嫉恨，巴氏便於一八四三年赴瑞士。巴氏受路格底影響頗深，以後他之所以成爲一個自由社會主義者，與此時的生活有極大的關係。

到了瑞士後，他仍然常和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往來，又和德國唯物派哲學家瓦黑特

相識。還有德國 淮特靈被捕的事情也曾牽連到他，因此瑞士政府與俄國政府頗注意他。而且俄政府又下令要他回國，他便離開了瑞士，往當時全歐洲革命思想底發源地——巴黎去。

在巴黎他會着了蒲魯東。他和蒲魯東的交誼甚厚，常讀蒲氏底著作，與蒲氏作竟夕之談，受蒲氏影響很大，日後思想之根基已堅固於此時了。他雖敬愛蒲氏，但他對於蒲氏底缺點也異常明白。他認識馬克思和昂格思也是在此地。他常常和他們研究集產主義，討論革命；因為他們主張的不同，所以常常發生激烈的辯論。巴氏和亡命巴黎的波蘭的革命黨人也很接近，他很贊助波蘭底獨立。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他在一八三〇年波蘭暴動紀念會上演說讚頌波蘭底起義，俄國公使請求法政府驅逐他出境。俄國元老院並判決將他底家產全部充公，若本人一旦回國被捕，則終身流放於西伯利亞。

巴氏被迫去法後，到了比京 布魯塞。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後他又回到巴黎。同年巴氏又赴布拉格參加斯拉夫民族大會，提倡斯拉夫革命，但沒有得着什麼效果。巴氏又在

這年尾做了一篇「告斯拉夫人書」，叫他們和別國的革命黨人聯合起來掃滅那三個專制君主國——俄，普，奧。

第二年正月，巴氏祕密赴來比錫，幫助波希米亞人反抗普魯士政府，並且成了這運動底中心人物。五月德列斯敦底革命爆發，革命黨人把城市占據了五天。巴氏雖熱烈地奮鬥，但這次革命運動終於失敗，到後來他也被捕了。

四 人間地獄中的革命家

自此以後，巴氏屢歷各國底監獄，受着長期的監禁。一八五〇年一月十四日被判處死刑，問他願意向國王請求減刑否，他說「寧願被槍斃。」但五月後，又得着減刑的宣告。奧政府要求引渡，遂移至奧。奧政府又於一八五一年五月把他判處死刑，旋又改爲終身監禁。他在奧國監獄內，手足均上鐐銬，有時獄卒們竟用繩索把他縛在牆上。

因爲俄政府要求引渡，巴枯甯又轉到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底手中。巴氏在俄國監獄

彼得保羅壘中共住了六年，得了壞血病，全副牙齒都脫落了，健康也完全喪失，一切的食物都不能消化。然而他底精神的痛苦更勝於物質上的痛苦。他在寫給赫爾岑的信中說：「所謂無期徒刑是怎樣的可怕呵！無目的，無希望，更無生活底興趣。只是一天一天地變傻了，數週間不斷的可怖的牙痛，晝夜不能安睡的失眠症，讀什麼書，做什麼事，片刻之間，所謂你不過是奴隸罷了，死骸罷了……」從這幾句話我們很可看出他心中的苦悶。然而這時他底勇氣並沒有失掉，他那百折不撓的精神仍是和從前一樣的。他自己接着又說：「我但有一事，即是決不陷於妥協，無論如何不變初衷；若自欺而求安，實在是卑劣的事。」這樣地過了六年，他最後得着終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刑罰。

五 西伯利亞的流放和逃至倫敦

在西伯利亞底風雪之中埋了四年，巴枯甯底精神反而一天一天地健強起來。這四年中間，他無時無地不想到逃走的事。以他那樣身體衰弱的人，攀越深山，跋涉幽谷，入霜

深之平原，寢於佈滿了白雪的曠野。備嘗了苦楚辛酸，到後來，逃走的計畫終於實現了。一八六一年他由西伯利亞逃到日本，經過美洲到了倫敦。

他離開了這冰天雪地，望見了暖熱的太陽昇到天空，世界革命的雄圖在他底胸中跳躍，這時間巴枯甯底感情真不是言語所能形容出來的。

猛虎出山了。巴枯甯突然在倫敦出現了。當時赫爾岑正在倫敦發行雜誌鐘對於俄國底革命運動繼續不斷地作有力的指導。巴氏也常在鐘上發表文章。

一八六三年波蘭暴動發生，巴枯甯很努力地去幫助波蘭人，然而這次的暴動終於失敗了。自此以後，巴氏漸漸地把眼光放到西方去。在一八六四年他竟明顯地鼓吹世界的革命主義。

六 意大利之行與瑞士之行

從一八六四年到六八年，這四年之中他完全住在意大利。在那里他建立了「國際

友愛會」(「即社會革命黨同盟」) 這個會一直支持到一八六九年。

一八六七年所謂平和自由協會在日內瓦開大會，巴枯甯和友人邵可侶等都去參加。他們主張廢止中央集權的國家，而以獨立自治體的自由聯合來代替。第二年又在柏林開會，會長便是法國小說家雨果(V. Hugo)。巴枯甯主張加入「國際工人協會」不得大衆同意，他們便退出，另組織「國際社會民主同盟」。其綱領中有「主張無神，廢除階級，土地資本及生產機關歸社會全體所有，消滅國家，建設自由團體的世界聯合」(大意)等語。這同盟僅存在了六個月便自行解散了。

七 國際工人協會

現在才說到國際工人協會。國際工人協會是一八六四年在倫敦創立的，馬克思並非牠底創立者，但其規章和黨綱均出自馬克思之手。後來在各國發達得異常之速，不久成了傳導社會黨思想的一個有力的機關。一八六八年九月在布魯塞開會，遂完全變成

社會黨的了。巴枯甯以前並未加入，至是便同着許多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法瑞（French-Switzerland）各處底同志實行加入。

一八六九年在伯勒（Bale）開第四次會，兩派底爭執便有堅強的表示。德人和英人傾向於馬克思，且相信私產廢除之後，仍允許國家存在；而別一方面拉丁民族大半信仰巴枯甯，反對國家，不相信代議制，兩派底爭執愈演愈烈，終於在一八七二年的海牙大會裏決裂。巴枯甯被大會開除。同時巴枯甯派底猶拉，西班牙，意大利，東比利時等聯盟，完全與馬克思派底總評議會分離，在聖地米會議後，成立了聯合的同盟，打起自由聯合主義的旗幟，繼續「第一國際」底工作，直到一八七八年，因政府迫害過甚，無法開會，也就慢慢地消滅了。自聖地米會議起，近代自由社會主義才以完全的體系出現。

八 里昂底革命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起了，巴枯甯很關心這次戰局，他以爲俾士麥底鐵血主義如

果成功，世界底文明和一般社會主義都會遭摧殘的慘禍，反動的勢力更要擴張了，他於八月十一日給阿加列夫的信說：「重大事件就要發生了，你還研究什麼雜誌底圖案和論文？你真是一個哲學家！你原來不過是一個俄國人，而我是一個世界人，現在歐洲所發生的事真使我血管沸騰。」

九月四日法蘭西帝國崩壞，第三共和國成立了。他決意到里昂去。他寄瓦黑特信說：「里昂底革命社會主義者叫我到那邊去，我決意帶着這朽骨前往，也許這是我最末次的事業了。」巴枯甯派當時在里昂頗有勢力，而且巴氏自身本來就決定無論什麼地方起了民衆暴動，他都要參加的。因此他便往里昂去了。

十二日到了日內瓦後便和俄羅斯諾夫及波蘭青年革命黨人蘭克維支同去里昂，可惜遲了。

在九月四日里昂便成立了保安委員會，委員中除了少數第一國際底戰士外，大半都不是社會主義者。巴氏底親密友人布郎（Gaspard Blanc）利夏爾（Albert）

Richard) 都不是委員。九月八日利夏爾曾提議派人到巴黎去和巴黎底國防政府接洽，經衆公推利夏爾等三人爲代表。然而其他二人便在巴黎做了官，利夏爾雖也曾受一命之榮，但他唾棄不顧，憤而返里昂。

這時里昂完全在急進共和黨及政客陰謀家底勢力之下，巴黎政府又令急進共和黨某做里昂知事，把保安委員會解散了，里昂底情形真正使巴枯甯失望。

然而他是一個革命的天才，他對於暴動底方法很熟悉。他便在一所小小的屋子裏同他底友人計劃新的暴動。於是民衆會議又風起雲湧般的起來了。十七日在市政廳舉行的大會議決組織「救法中央委員會」。巴枯甯這時確實忙極了。他寄阿加列夫信說：『真的革命尙未發生，但快要來了。』

二十四日的大會確是民衆的集合，由畫工舍尼主席，當場議決取消一切官吏及軍職，強迫富人納稅等議案。二十五日「救法中央委員會」散布傳單，揭示革命綱領，由全體委員署名，巴枯甯也署名的。巴枯甯此時很高興，他寄阿加列夫信說：『請看我們底宣

言，我們向民衆宣言掃蕩阻礙進行的一切權力，我們今晚要除盡我們底敵人，明天是我們最後的戰鬥！等着我們底勝利來了。」但那天晚上的大計畫又延期到二十八日，這不知什麼緣故。

二十六日的大會通過了「法蘭西自由市革命聯合」底宣言，第一條便是「國家底執行機關即統治機關均無實力，今廢之，法蘭西完全爲民衆所有。」

當時里昂市會把官立工廠職工底工資由三佛郎減到二佛郎半，因此勞動者便表同情於革命黨，二十七夜在市政廳舉行官立工場勞動者大會，預定在次日舉行大示威運動。二十八日正午數千工人集於德羅街，舉代表十六人向市會要求恢復三佛郎舊制，市會懼而閉會，舍尼便領了數百工人闖入議場，巴枯甯等跟隨着，舍尼上講壇高呼，強迫市會採用救法委員底宣言。

救法委員占據市會底會議室，頒發布告，就花費了兩三個鐘頭，巴枯甯警告他們說：「快點做罷，國防軍就要來了。你們非先捕知事，市長和馬斯由將軍不可。」但他們不聽。

兵隊到了，官吏也能自由活動召集他們底國防軍來攻擊市議會。革命委員會竟同地方委員會妥協，從議會撤退。

巴枯甯被市長愛羅擒住了。他自己在一封信描寫當時情形說：「有些人用種種殘酷的手段對待我，笑罵我，推我，扭我底手和臂。也有人說：『不要傷害他。』實在，到處都是殘酷的膽小的中產階級……我底紀事冊和錢袋都被那些紳士拿去了。」俄斯諾夫聽見這個消息便帶領義勇隊去救他出險。到了這個地步，巴枯甯也沒有辦法，在友人處住了一夜，聽說下了逮捕他的命令，他便同蘭克維支往馬賽去了。

九 西班牙意大利底革命

這次的失敗並不足以使他灰心。一八七三年夏西班牙革命爆發，他覺得他有參加的必要，他說：『我常常覺得我應該死在大革命底暴風雨裏面。』這次機會來了。然而他沒有路費，他寫信向加費羅（Cafiero）去要，加費羅一時也沒有錢，只允許在他死後養

他底妻子，居樂美也只能籌到一筆很小的數目。巴枯甯赴西班牙的計畫便完全不能實現了。

西班牙革命失敗後，巴枯甯底希望又向着意大利。意大利饑餓農民底暴動果然起來了。

『朋友們，那里所留與我的只有死別了。』巴枯甯和他底朋友們告別後，便向意大利出發，在路途中，他寄信與居樂美告別，並說他要去參預意大利底運動，恐怕不能生還了。他到了意大利，行蹤很祕密，除他底同志外，更沒有人知道。

他們議定在八月七八兩夜起事，約定幾個地方底民衆武裝地聯合起來強迫兵士服從，然而到了約定的時候和地點，羅馬納（Romagna）底同志不來，伊模拉（Imola）底同志被軍隊壓服了，並捕去多人。那些集於城牆下的波倫亞（Bologna）同志等到天明也就散去了。巴枯甯曉得這次革命又失敗了。他預備自殺，恰恰那時他底友人西爾魏趕到了，他說還有希望，勸巴枯甯圖謀再舉。然而再舉也沒有成功。

十 革命家底最後

自此以後，巴枯甯便住在意大利，他極想犧牲他底生命來殉他底主義，他想在意大利做出殉道的事業，然而也沒有成功。

他是一個『需要着暴風雨和生命』（他自己底話）的人，到了此時全然遇不到暴風雨了。晚年的生活便是如此的苦痛和寂寞。身體日衰，疾病益重。到了一八七六年六月他實在不能支持下去了，跑到瑞士底伯倫去，他底老友瓦黑特在那里，他向瓦黑特說：『我來此地，請你爲我醫療，不然就死在此處……』果然在七月一日就死去了。

巴枯甯不是一個理論家。他底著作雖是斷片的，無系統的，然而却也是很有價值的，很有力量的。現在他底全集已有法，德，俄，意，西班牙五國文字的刊本了，上帝與國家一書幾乎全世界都有譯本，傳播甚爲普遍。奈特勞有一部極詳細的巴枯甯傳，凡三大冊，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書。

十一 巴枯甯論

克魯泡特金說：「『密海爾』這個名字，在他們（巴枯甯底同志）底言談之間常常被提起。他們並不把他當作那意見便是法律的首領，只是當作一個親愛的友人。」

赫爾岑在其遺稿中論巴枯甯道：「他雖則五十歲了，却依然是莫斯科的書生，巴黎的放浪兒。從不憂慮明天底事情。對於金錢也是毫無關心的：有了錢，則如流水般散給周圍的人，沒有錢，又好像天真爛漫的小孩向父母要錢似地去向他人要錢；得到了，從不償還。同樣即使自己連烟草和茶都不能買，也把自己底所有全給與旁人。」

巴氏一生完全在窮苦中過活的。他底窮困真是我們所想不到。有一次他底妻子寄阿加列夫的信裏末句說：「請你原諒，此信未貼郵票，即行付郵，因我們現在真如這信內所說，不名一錢了。」他並不因此感覺到什麼痛苦。模克利維奇（Debagori Mokrievi）在他底回憶錄中說：「我要出發的前晚，巴枯甯以旅行指南計算歸國費用。他叫我

把錢袋拿與他看，我說錢夠用。他還是要看，我只得打開，恰恰不足三十佛郎，我便向他說：「波希米亞有個朋友，到那里，可向他們借錢。」巴枯甯說：「好好，你說笑話，」隨手打開抽屜，取出一個小木匣，從匣中取出三十佛郎給我。我說：「到了俄國就奉還。」巴枯甯更說：「說什麼還呢？這不是我底錢。」「哈，給誰也好罷，」我說。「什麼，唉！這個私有財產底主張者……總之，無論如何，你若一定要還，那麼，你捐給俄國底運動罷。」這樣的人真可愛極了。」

赫爾岑更說得好：「他底性質從各方面看來都是兒童似的直率和單純：這種性質給他以特別的魔力，使所有的人（不論強者弱者）都和他接近；和他相遠的，只有那些負氣的傲慢的人。」

巴枯甯不僅可愛，而且他底人格也是極偉大的。他出身貴族階級，然而却能捨棄歷來相傳的習慣，成見，和階級的利益，來鼓吹革命。什麼財富，品位，榮譽，快樂等等現社會中人們所重視的東西，他都完全唾棄不顧。他底思想力是很偉大的，他底感情是極熱烈的，

他底意志是極堅強的，他底精力也是能夠支持永久的。窮困的生活，殘酷的刑罰，孤獨的監禁，以及死的危險都不能使他灰心失望。他是爲革命而生的，他所知道的只是革命，他無時無地不想念到革命。所以人稱他爲革命底化身。以他底勇氣而論，全世界的革命黨人沒有一個人能趕得上他。

伯林斯基說巴枯甯「自身之中有一種能消滅其一切個人缺點之力而且有在其心靈深處活動的永遠之動力。」不錯。波勒爾夫人在她底回憶錄中也說，巴枯甯有一種征服人們的精神的力量。「凡是聽他談話的人，就是一兩句話也會使你覺得非做一點事不可。」克魯泡特金在自傳上更說：「他幫助猶拉地方底友人闡明他們底思想，表示出他們底渴望；他更以他底有力的，火一般的，不可抗的革命的熱誠鼓舞他們。」

克魯泡特金深以沒有見過巴枯甯爲憾，他說：「我只有一次聽見別人提到巴枯甯底名字，把他當作一個權威……有幾個青年在一處談論，他們說了許多對於女性不很尊敬的話，座中一個女子忽然叫道：「可惜密海爾不在此地，他若在此，一定不會讓你們

說這樣的話。」……」克魯泡特金接着說：「那個爲革命底緣故犧牲了一切，而且懷着從他底革命的觀念得來的人生最高尙最純潔的見解，專爲革命而生活的偉大的革命家底風貌至今還鼓舞着他們。」

巴枯甯底影響是很大的。邵可侶，加費羅二人在上帝與國家底序文上說：「俄國的學生，德國，德列斯敦的暴動者，西伯利亞的流放的同胞，以及美國，英國，法國，瑞士，意大利各國里一切誠懇熱心的人，沒有不受巴枯甯底直接的影響的。」

波勒爾夫人述她底經驗說，對於羣衆和對於個人巴枯甯底感化力是一樣的。她接着又問道：「究竟巴枯甯底魔力是什麼東西構成的呢？」我且引克魯泡特金底話來回答：「是他底道德的人格之感化超過於其智識的權威之感化。」我說他底魔力只是兩件東西：熱情和可愛。路格也說過：「巴枯甯和許多人發生關係，以其才智及其可愛的性格，便得了衆人底敬愛。」惟其他富於熱情，所以我們覺得他是一個最活潑的人，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是我們底親密的友人，而不是什麼超人的英雄，因此我們不得不愛他，受他

底感化。

十二 基本思想

巴枯甯底思想，可以從他所起草的日內瓦「社會民主同盟」底綱領裏看出來，現在節譯在下面：

(1) 本同盟主張無神論，志在廢除一切宗教的服役；以知識代替信仰，以人的正義代替神的正義；廢止現在那種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與市民的布置之婚姻制度。

(2) 本同盟第一志在將一切階級完全地決然地廢除；各個人，不論男女都有政治的，經濟的與社會的平等；……而且贊同最近布魯塞工人大會底決議，主張土地，生產工具以及資本只能由工人即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使用。

(3) 本同盟主張所有的兒童不論男女應受平等的教育……

(4) 本同盟爲一切專制政治之大敵……凡不以勞工反對資本的主義之勝利爲

直接目的之一切政治行動，本同盟一概排斥。

(5) 本同盟以爲……一切現存的政治國家皆將消滅，而代之以農業的與工業的自由聯合之普遍的結合。

(6) 因爲社會問題只有在萬國工人之普遍的，國際的休戚相關這個基礎上面才能夠決斷地，有效地解決，所以本同盟排斥一切以所謂愛國主義與國民間的敵對爲根據的政策。

(7) 本同盟希望一切地方聯合以自由爲媒介而普遍地聯合起來。

此页空白

第九章

拉甫洛夫與倫理的社會主義

巴枯寧與拉甫洛夫被稱爲七十年代俄國社會思想界底雙璧，但二人底性格在各方面都是不相同的。巴枯寧是一個感情之人，是實行之人，是積極的戰鬥者，而拉甫洛夫却是一個理智之人，是理論之人，是冷靜的思想家。巴枯寧是猛勇的戰士，拉甫洛夫是平和的學者。然而正因爲這種不同，他們才相輔相成地鼓勵起了一全代底青年，引他們到爭自由的戰場上去。在當時的俄國青年中他們二人底影響都是很大的，激烈派便跑到巴枯寧底旗幟之下而溫和派就奉拉甫洛夫爲精神上的指導者。所以在俄國革命青年中就有所謂巴枯寧派與拉甫洛夫派之分了。

所謂拉甫洛夫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彼得·拉甫洛夫 (Peter Lavroff) 在一八一三年生於蒲司科夫省一個村落裏。他底父親在那里有一所祖傳的田產。這個沙皇底未來的敵人也是出身壓迫階級的。他底父親是一個性情專制的人，不過也會受過當時的完備的教育。彼得在幼年就深通俄、德、法三國語言，讀了不少的書籍。服爾泰、狄代洛、達南倍爾諸人底著作便是他底幼年時代底好友。他一八三七年進炮兵學校，十六歲時就從事於詩歌底創作。在學校的時候，他尤愛讀狄葉 (Thiers) 底法國革命史，過後他就認識了十九世紀上半期社會主義著作家底書籍。一八四二年出校，四四年被任爲炮兵學校底數學教師。一八五二年又做公士坦丁軍事學校底講師。他在這兩個學校裏教書，一直到他被逮捕的時候。

這時他已寫了一些關於數學的和其他科學問題的論文，然而他底文字上的活動却開始於亞歷山大二世朝代底初期。

他底第一篇引起公衆注意的論文就是一八五六年寫的黑格兒哲學論。後來他底論「個性」的一系列的論文更得着讀書界底讚揚，這一系列的論文於一八六〇年印

成單行本，在書內第一頁上寫着這書是獻與赫爾岑和蒲魯東的。在這書裏我們可找出作者一生中的主要行動和根本學說底鑰匙來。他主張每個人都應該盲目地去服從傳統及習俗底見解，各人應該把各種流行的思想嚴格地批判一番，拿實證科學底原理來做他底指導，爲他自己創造出他自己底信仰，然後根據這信仰而行動於實際生活中。『像我們底父親和祖先們那樣』而思想而生活，這不能夠形成一個「道德人」，而那些獨立地思想，形成了自己底信仰，但却不能爲實行這信仰之故而努力，而犧牲，這種人也是一個「不道德人」。

這些原理便是美學派的初期虛無主義之根柢，然而就爲了闡明這種純學理的見解，拉甫洛夫後來便不得不離開了他至愛的俄國。但是他在最後的三十年中却無一刻不以思想家之深沉，信仰者之熱情，真正先知者之勇敢來闡揚發展這個學理。

亞歷山大二世一天天從自由主義走到專制政治，而拉甫洛夫也就以同樣的比例從改良主義變到革命主義了。恰在一八六三年政府決定用武力鎮壓波蘭叛亂的時候，

拉甫洛夫便加入了革命團體「土地與自由社」和巧爾尼雪夫斯基結了親密的友誼。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加拉考左夫暗殺沙皇的事件發生後，政府方面立刻採行了恐怖政策；逮捕，流放的事接踵而起。拉甫洛夫在一八六六年八月也就被逮捕，受着軍事法庭底審判。他底罪名是寫了四首「瀆犯尼古拉一世和亞歷山大二世底尊嚴」的詩，又和那些有犯罪「傾向」的人交往甚密，而且辦報宣傳「搗亂的思想」。結果被拘留了九個月之後，在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拉甫洛夫便被流放到烏拉嶺的一個小城去了。

在這半野蠻的地方，拉甫洛夫居然征服寂寞和困苦，把他那「個性論」著者底道德力很光榮地表現了出來。他一到那里就開始了他底文字工作，在各種俄文雜誌上發表了許多長篇論文。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明與野蠻部族」與「道德」等篇。

他底名著是一本小書，歷史書簡，這也是在流放地中寫成的。這部書後來便成了七十年代上半期「到民間去」的青年底福音書，是那時候革命青年底聖經。除了巧爾尼

雪夫斯基何爲外，當時銷行最廣的書籍就要算歷史書簡了。在這些「書簡」中拉甫洛夫便成了一代青年底導師，他教導青年說他們對於人民所應盡的義務是很重的，他們在受教育時代，在大學讀書的年歲裏的生活是完全靠着貧苦階級來維持的，所以他們現在應該來幫助人民，報答人民。總之在本書中他是以一個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底見地來討論「個性」在歷史中的任務，道德之目標，以及一個智性地道德地發展了的人對於人民應盡的義務。此書對於俄國青年影響之大可從路沙諾夫（Roussanoff）底拉甫洛夫傳中看出來：「呵！要明白歷史書簡對於我們周圍的人之絕大的影響，要感到歷史書簡對於我們自己之絕大的影響，非重新生活在七十年代的「到民間去」時代中不可。我們中許多人（有的是成年，有的還是小孩）都不肯和這本讀得又破又舊的小書分離，我們把牠放在床頭，每晚拿出來讀，一面讀，一面拿眼淚來潤濕牠。一種熱誠佔有了我們，使我們底靈魂中充滿了一種願爲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之渴望。我們底幼稚的心，何等快樂地跳動着；同時我們底大師底形象又十分偉大地出現

在我們底眼前。這位大師雖是我們不認識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們非常接近，他叫我們前去爲理想而苦鬥……」

一八七〇年二月拉甫洛夫得着青年革命黨人樂巴丁底幫助居然從流放地逃了出來，在這年三月他就已安抵巴黎了。從此他便開始了亡命客底生涯，爲他底理想而工作，在科學與革命兩方面努力，支持了三十年之久。

拉甫洛夫到巴黎不久就被聘爲著名「人類學雜誌」底編輯員之一。同時他又結識了後來巴黎公社革命的殉道者瓦爾南（Varlin），由瓦爾南底介紹加入了「第一國際」。次年巴黎公社革命爆發，拉甫洛夫用全力幫助革命政府來組織學校的事務。但當時革命政府本身底存在都是很危險的，所以沒有餘力來實現拉甫洛夫底計畫。拉甫洛夫又決意去運動各國革命黨起來援助巴黎公社，抱着這個目的他便到布魯塞與倫

敦去，但都未得着好結果，而巴黎公社也被凡爾賽軍隊克服了。拉甫洛夫便寫了一本關於巴黎公社的小冊子，這是巴黎公社文獻中的一部重要的著作。

在一八七三年他在瑞士齊利池辦了一份俄文的無定期刊，報名就叫做「前進」(Vpered)。次年前進移在倫敦出版，改爲半月刊。拉甫洛夫編輯該報一直到一八七六年。一八七六年後他便脫離了前進，因爲那時俄國革命黨人從和平的宣傳運動進到了恐怖主義運動，拉甫洛夫是不贊成用暴力的，他底主張便爲在俄國的巴枯寧派所反對，而他自己也以爲關於革命方法之選擇應由在俄國內的戰士來決定，他只是個脫離了實際運動的國外亡命者，是無權過問的。不過他自己底意見不是如此，所以決定脫離前進，暫時採取旁觀的態度。

一八八〇年二月哈杜林炸燬冬宮事件發生，民意社員哈爾特曼被捕於巴黎，俄政府要求引渡。這件事激起很大的風潮，拉甫洛夫營救哈爾特曼最力，結果哈爾特曼被釋放了。

亞歷山大二世被刺後拉甫洛夫又再參加革命活動，組織「民意社紅十字會」國外部，因此在一八八二年二月被法國政府驅逐。於是他便移居倫敦，他底法國朋友們對法國政府驅逐拉甫洛夫的事極力抗議，結果法國政府答應把驅逐令取消。

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六年之間民意社在國外出版機關報，拉甫洛夫也是編輯人之一，在這時候他攻擊專制政治最爲猛烈。一八九二年他又編輯了一種亡命者底秘密出版物，「俄國革命運動史料」自己寫了不少有價值的論文。他底晚年的著作「思想史」兩冊共一千六百六頁的未完成的大著，這是他一生學說之集大成的著作。這部書是世界底進化之天文學的，地質學的，人類學的，歷史的研究，作者從生活與思想之過去的進化中看見現在那般合理的社會改造家之最大的夢是一定可以得着勝利的，因此對於一般爲正義，真理以及人類之更好的前途而奮鬥的人帶來了無窮的希望。但可惜書未完成，而作者於一九〇〇年二月就死在巴黎了。

拉甫洛夫是一個實在論者，像舊虛無主義的思想家一樣，他底社會主義是倫理的，個人主義的，他的出發點是個人。所以他否認了一切束縛個人自由的強權，甚至也否定了國家。

他底學說底要點在個人底進步與發展。進步是在於個人底身體的，智的，道德的發展，又在於個人由當時的社會組織而認識真理與正義。社會的幸福不過是那般構成社會集團的個人底幸福，因此各個人有權利來改善現存的社會底形式。能夠自己思考而具有信仰的智識分子是歷史之真實的製造者；別的人（那般盲目地信從習慣傳統的人）只是被動的東西。在後一種人裏面，拉甫洛夫以為有兩類：一類是統治階級，他們極力把持着特權，信從那些歷史的傳統，他們頑固地堅持着不肯思考，批判；另一類是貧苦的勞動者，他們整日家忙着做工，被生存競爭耗費了全部精力，既沒有工夫也沒有心腸

來思考，批判。他們都是文明的犧牲者，因此有思想的少數人就應該負起責任來啓發這般犧牲者，使他們明白他們受苦的原因，使他們覺醒，以便來參加製造歷史的工作，使他們經過個人的自覺與社會的連帶二者底發展向着進步之路前進。

他說：『我們現在逼近一個時代了，那時候人道的理想是可以實現的；那時候個人底有利益的傾向便會和集體的福利調和。人們和諧地組織起來，被集體的工作底共同利益連結在一起，而且共同爲着尋求正義而活動，只有這種組織才能夠造成個人底幸福。』

然而，孤立的智識份子並不能夠做出多大的事情，他必須得到那般受苦的勞工羣衆底支持。倘使少數的智識份子永遠孤立，那麼文明也就會滅亡了。所以智識份子假若真正關心着個人底發展和社會底福利，他們應該離開他們底寶座走到民衆中間，牽起那般勞苦同胞底手，把他們引到希望的國土去。一個優越的文明，要是想維持下去，牠必須基礎在民主主義上面，因爲沒有羣衆底支持，牠一定會滅亡，再不然就會落在侵入的

種族或少數野心家底手裏。

現存的社會制度是「不道德的。」真正的道德的社會應該基礎在正義上面，使全體人員可以合作來增加他們底幸福，而且努力使人類底受苦減少以至完全消滅。「利他主義將成爲我們底新道德底基礎，但這並不是神學的，或玄學的，牠只是社會的。」

拉甫洛夫所要求的並不是部分的改良，而是社會底徹底的變革。但暴動的方法却是他所不贊成的。所以他主張不要人爲地去煽動人民反抗。他說：「革命是民衆底歷史的發達之結果，自然地起來的東西。不等待這個自然的勃發，而去人爲地動搖社會，反會得着使民衆苦痛的結果。」因此唯一的方法便在於啓發民衆。只有到後來他才贊成使用武力。

拉甫洛夫底淵博的學識和崇高的人格對於七十年代的俄國青年是有着很大的影響的，而且他成了他們底精神的支持，對那般「到民間去」的和平的宣傳者，拉甫洛夫底歷史書簡是他們底鼓舞底泉源。他底完美的人格恰像一顆金星掛在黃昏的天際，

給那些在昏暗中走路的青年一點慰安。而他底倫理的社會主義，更給那般懷着獻身的利他渴望的青年們燃起了聖火。

現在我們再揭開一頁，看看另一種和拉甫洛夫完全相反的典型。一個非道德的陰謀家，雖然他給了青年以壞的影響，雖然受着當時人們底非難，但他却意外地在俄國社會運動史上踏下了深的脚印，這個人底姓名是賽爾該·奈其亞葉夫；杜思退益夫斯基還爲他寫了一部小說：惡靈。

第十章

奈其亞葉夫與秘密結社

巴枯寧一八六九年致居樂美的信說：『我們俄國青年也許是全世界中在理論上與在實際上最革命的青年，現在他們激動起來了，以致政府不得不把聖彼得堡、莫斯科和加善的各大學各專門學校以及幾個中學關了門。我這裏有一個這一類毫無顧忌，不畏一切的青年熱狂家底標本，他們是沒有上帝的信仰者，沒有空話的英雄。』這所謂俄國革命底標本就是奈其亞葉夫（Sergei Netchayeff）

這奈其亞葉夫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巴枯寧後來在另一封信裏批評他道：

『誠然奈其亞葉夫是我所遇見着的最活動最有精力的人中之一個。說到爲着他所謂的主義做事時，他毫無顧忌，決不躊躇，對於自己與對於別人是一樣地嚴刻。這種主

要的性質使使我傾心於他，而且在一個長時期中想與他合作。有人說他不過是一個騙子，這是不可靠的。他是一個忠誠的熱狂家，但同時又是一個危險的熱狂家。……他最初屬於一個秘密結社，這個結社在某個時期裏確實存在於俄國。但後來就消滅了；所有的社員都被捕了，只有奈其亞葉夫一個人還留存至今，他一個人就組織成現在他所說的「委員會」。在俄國的團體被毀滅了，他便不得不到外國創造一個新的。這都是很自然，很平常，很有用的事——然而他進行這事所用的方法却是可恨的。……對於他，什麼真理，互相信任，真實的嚴格的休戚相關只存在於那構成這團體底「幹部」的十二個人中間。其餘的社員都只是一個盲目的工具，這一打真正聯成一體的人底手裏所掠奪的東西罷了。這一打人有欺騙，陷害，偷竊，甚至消滅他們的義務。……他要偵探你，極力想知道你底一切秘密，等你不在家的時候他一個人就在你底屋裏偵察你底秘密，他要打開你底抽屜，讀你底往來信件，如果他發現了一封有關係的信件，就是說在某一點上可以陷害你或你底朋友的信件，他便偷了去，小心地收藏起，作爲一封可以要挾你或你底朋

友的文件。他對於〇（阿加列夫）與達達（赫爾岑的女兒）以及其他的朋友就這樣做過了，而且當我們在一個大會裏證明出來時，他公然回答道：「好，這正是我們底制度，凡不是完全贊同我們的人，我們都應該視爲敵人，我們底責任正是去欺騙他們，陷害他們。」這所謂「他們」就是指那些不相信這種制度而且更不願自己去實行的人。如果你介紹一個朋友給他，他底第一件事就是散佈謠言，亂生是非來離間你們，總之激起你們爭鬧。你底朋友若有一個妻子或女兒，他要設法誘姦了她，使她生下一個小孩，爲的是逼迫她不得不破壞現在公認的道德，投身在對於現社會之革命的反抗運動裏面……不要以爲這是誇張的話，這一切都是有很好的證明的。奈其亞葉夫看見他底面具被揭穿了，他還是如此直率像小孩子似的，他還相信會把我底意見改變過來。他甚至要求我答應把這種理論在他預備出版的俄文雜誌上闡明出來。他賣掉了我們大家對於他的信心，他偷去了我們底信件，他極厲害地陷害了我們——總之他做了一個惡人。他底唯一可原諒的理由，就是他底熱狂。他是一個野心到了極點的人，然而自己並不知道，因爲

他後來竟把他自己本人認作革命的目的。不過他也不是一個最壞的利己主義者，因為他也常常拿自己來冒極大的危險，過着殉道者般的生活，過着貧困的，寂寂無聞的生活。他是一個熱狂家，他底熱狂竟使得他成了一個完全的狡詐者；有時他也變成了一個蠢虫。他底謊話大部分都是很難使人相信的。……不管這種比較的直率，他却是一個很危險的人物，他每天都做壞事，棄信背盟，陰謀陷害，人們很難防備他，因為這樣的事差不多使人疑為是不可能的了。有了這一切，奈其亞葉夫就是一個力量，因為他是一個絕大的精力。我要和他分離，很感困難，因為我們底運動正需要着許多的精力，而發展到這種地步的精力更是少見的了。然而我用盡了一切方法都不能說服他，我只得決意和他分離，而且一經分離之後，就應該和他拚命相戰了。（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四致達南第爾信）。

這樣的人確實是稀有的。不管我們憎恨他也好，討厭他也好，然而我們總不能輕易視之，多少總要受他一點影響。依他底行為看來，他乃是現社會中所謂最壞的惡人。項脫說：「他是一個說謊者，一個小賊，一個謀殺犯，他是憎恨，惡意與復仇三者之化身，只要有

利於他所說的革命，他可以犯任何的罪惡來對付朋友和仇敵。」比洋司托克在他底俄國革命運動史中也說巴枯寧對於奈其亞葉夫的批評是最公正的。「他把所有的人甚至他底朋友都視作象棋的兵卒，隨時可以把他們犧牲。」自然我們現在反對這種戰略，因為正如一個俄國革命黨人所說「他把那些致革命的死命的概念與習慣介紹到了革命活動底中間，」這就是說他底戰略非但不能有利於革命，反而危害着革命的。然而奈其亞葉夫並非理論家，他想得到他就做得到。他確實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實行家。他底生涯是和他底理論一致的。

奈其亞葉夫生於一八四六年，出身貧家，十六歲入莫斯科大學，深恨貴族底專橫，而憐憫貧民底苦痛的境遇。一八六五年加入奈費得夫團。我們從該團另一個團員底回憶錄中，可得到一段描寫青年奈其亞葉夫的敘述：「在一八六五年秋天奈費德夫介紹了一個青年加入團體，這是却列麥既夫伯爵底農奴底兒子。他有十八歲，面貌柔弱；眼裏放射光輝，表示出非常的精神，舉止笨拙。他打算做小學教師。他常到大學去自由聽講，在我

們底集會裏，他很少發言。我和他交情還好。他在試驗過後就到彼得堡去，在那里得到了一個市立小學教師的位置。三年後這個謙遜的沉靜的少年就成了轟動俄國和全世界的一幕悲劇之主人翁了。奈費得夫所介紹入我們底團體的新團員就是奈其亞葉夫。」

一八六八年正是大學生鬧風潮的時代。教育總長托兒斯太採行極端專制的手段來壓迫學生。學生底一切集會皆被禁止，而且他們底一切行動都要受着警察底監視。許多的大學生因爲一點小小的事就得着開除的處分。這樣一來，無異火上加油，非但不能平靜風潮，反把風潮擴大，驅使青年學生加入到革命黨底隊伍裏。這時候奈其亞葉夫在彼得堡的青年學生中間很活動，他底目的在使學生風潮多含政治的性質，他以為這可引起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學生的同情。他說：「革命是免不掉的；看起來革命是唯一的結局，因爲政府拿一隻手來開學校，又拿那一隻手來阻止大學生在學校中讀書。」他已草成了他底革命的綱領，而且很廣地散佈於學生中間和社會裏面。在這綱領內他把學生運動和全俄人民底偉大的革命目標連在一起，他以為「應該盡量地創造出許多革命

的典型人物，又要在社會中培養革命底必然性與可能性之意識，革命才是達到較好的生活情形之秩序的唯一方法。」

一八六八年三月彼得堡軍醫學校起了風潮，隨後工業專門學校和大學也都起了風潮。學生向政府提出要求，允許學生有集會結社的權利，並改善教育的設施等。政府不收學生底呈文，反把那些最熱心的學生逮捕了，先開除他們底學籍，然後把他們驅逐出首都。在這時候學生們散發了許多篇宣言，大部分都是抄寫的；其中有一篇「告公衆」却是印刷品，是出自一個青年學生特加焦夫（Tratchov）底手筆。這篇宣言激動了秘密警察，因為這證明出來在彼得堡有一家秘密印刷所存在着。其結果大批的逮捕發生了。奈其亞葉夫底許多同志們也被逮捕了。在這時候，他確實成了風潮裏面的一個重要份子，他已屢屢宣傳「到民間去。」他說所有誠實的人都應該離開書齋，「到民間去。」而且差不多在每次學生集會中他都要拿他底雄辯來煽起同學底革命精神。總之他已經不再是「謙遜的，沉靜的少年」了。他這時還有一種習慣，愛嚙自己底指甲，常常嚙出

血來他也不顧。這樣的人自然逃不掉秘密警察底注意的。不久，在一八六八年尾奈其亞葉夫也被逮捕了。

有一天奈其亞葉夫底姊姊接到兩張紙條，一張上面寫着：「我走橋上經過，遇着了
一輛載囚犯的馬車。有人從車裏向我擲出一張紙條來，我聽見了一個我所敬愛的人底聲音，他說：『如果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就把這紙條轉送到目的地。』我就急忙送來了，並且我又轉而請求你：如果你是一個誠實的人，請你毀掉我底紙條免得有人認出我底筆跡來。——一個學生。」在奈其亞葉夫底一片破紙上胡亂地塗抹着幾個字：「人們把我帶到堡壘裏去了，不要失掉勇氣，而且要設法救我。如果上帝還願意我們再見呢！」轉送這兩張紙條的人，是一個十三歲的女郎。這個女子在十年後就聞名全世界了。她底名字是：薇娜·沙蘇利奇。

奈其亞葉夫底姊姊和她底女友柯爾利諾瓦到處奔走打聽消息，也沒法知道他究竟被囚禁在什麼地方。後來消息傳遍了俄國青年中間：奈其亞葉夫脫逃了。

實在奈其亞葉夫是被囚禁在彼得保羅壘內。有一天他把將官底外套偷到手，裝成一個軍官從堡壘底便所裏逃脫了。在阿德沙再被擒又再逃脫，步行了五十俄里走到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借了一個朋友底護照，假名尼科奈葉夫向倫敦出發了。

奈其亞葉夫在倫敦會見了赫爾岑，給了赫爾岑以一個很不好的印象。他這樣的人自然是赫爾岑所討厭的。但他後來（一八六九年三月）在日內瓦會見巴枯寧時，却深得巴枯寧底讚美。這我們可從巴氏當時致居樂美的信（本章開始）中看出來。在這一年裏他和巴枯寧往來甚密，共同討論和應付俄國革命運動的事。巴枯寧受了他底感動，在他底影響之下寫了著名的「革命問答」和其他的小冊子，皆由奈其亞葉夫秘密輸入俄國，散佈於俄國青年中間。「革命問答」一書沒有印本，原稿存在奈其亞葉夫手邊，在俄國的秘密結社中留了一份暗號底本，後來在法庭宣讀之後才得為世人所知。奈氏又和巴枯寧聯名發了一篇「告俄國學生」的宣言，勸他們拋棄「空疏的知識」，離開大學到民間去。他們說，俄國人民現在處在亞歷克西斯治下苛頓加·拉進現身於一

個可怕的叛亂之首的時代相同的情形裏面了。青年人應該離開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過着平民底生活，他們應該成爲一個集合的拉進，置身於解放戰爭之首，使這場大戰得着全勝。他們應該煽起農民發生叛亂。

同年九月他負着組織「人民法庭」這個秘密團體的使命回到莫斯科。他底一切行動都假借着「中央委員會」底名義，實際上「中央委員會」就是他一個人。不過他帶回了阿加列夫獻與他的一首詩，和巴枯寧親筆寫的證書，承認他是「第一國際」底一個會員。加以奈其亞葉夫又有光榮的歷史和熱烈的辯才。所以俄國革命青年都跑到他底身邊來了，奈其亞葉夫差不多成了俄國革命運動底獨裁者。他立刻成立了一「五人團」。這「五人團」指揮着所有其他的革命團體，這些團體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人民法庭」。他很快地組織了不少的團體並且從學生，甚至於資產階級，小商人，軍官，貴族婦女中找到不少的社員。不到一月他找到了一百五六十個社員。他底假名很多，有時就叫做「二六六四號」。他底面貌裝束也是時常改換的。他同時又在彼得堡設立了九個區

部，又在俄國三十七省內成立了不少的團體，我們可以說他是把俄國革命團體基礎建立起來的人。

奈其亞葉夫這時確實實行了他以前的主張，他自己做了革命團體底「君主」，把其餘的黨員當作他一個人底盲目的工具。「五人團」中的伊凡諾夫（一個農業專門學校的學生）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忽然被奈其亞葉夫謀殺了。據說伊凡諾夫要求退出這個「五人團」，奈其亞葉夫恐怕他以後洩漏團體底秘密，便決定殺之以滅口。一天晚上奈其亞葉夫把伊凡諾夫誘到了一個花園裏，得到了兩個「五人團」同志蒲利約夫與尼科奈約夫底幫助，一槍打死了伊凡諾夫，把他底屍體拋在池子裏面。

後來在這個農業學校花園底池子裏，伊凡諾夫底屍體浮到了水面上來，給人看見了。政府方面發現了真相，開始搜索革命黨人。在彼得堡與莫斯科兩處逮捕了八十七個革命黨人。兩年後，直到一八七一年七月一日才在彼得堡開庭審判。其中蒲利約夫等四人受苦役的處分，其餘的人，有的被判終身流放西伯利亞，有的被監禁在堡壘，而奈其亞

葉夫呢，他在事發後就逃到瑞士去了。一八七一年的審判就叫做奈其亞葉夫團審判，對於當時的青年有絕大的影響。

究竟奈其亞葉夫爲什麼要殺死伊凡諾夫呢？真正原因，我們很難知道。俄國革命運動歷史家中有的說伊凡諾夫是一個野心家，想離開奈其亞葉夫另組織團體；也有人說伊凡諾夫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寧肯自己受餓而去開設廉價的飲食店，然而奈其亞葉夫在那里張貼了許多革命黨宣言，以致警察把這些飲食店通統封閉，伊凡諾夫因此灰心，要求脫離團體。到底這兩種說法，誰是對的呢？我們不能確然斷定，不過承認第一種說法的人較多。奈其亞葉夫說伊凡諾夫是偵探，這不一定是靠得住，因爲他自己就是一個主張說謊話的人。總之這件事發生後在俄國奈其亞葉夫底聲名也就開始墮地了。

他到了日內瓦又和巴枯寧等發生關係，他假借着俄國革命黨委員會底名義居然使得阿加列夫在赫爾岑死後把一筆巨款交付與他，要他轉到委員會去。其實所謂委員會只是他一個人而已。阿加列夫後來問他要委員會底收條，他不答應。於是阿加列夫，巴

枯寧對於他的信心便漸漸消失了。在七月中旬奈其亞葉夫忽然不見了，過後巴枯寧和其他的俄國亡命者便發覺出來奈其亞葉夫偷去了他們底文件和重要信函。巴枯寧便開始和他決裂。前面所引的巴枯寧致倫敦友人達南第爾的信就是決裂後寫的。巴枯寧在五月裏寫給達氏的信裏還極力讚美奈其亞葉夫，然而兩月以後，奈氏底面具已被揭穿了，他還到倫敦去會達氏，所以巴枯寧便有那樣的信。

奈其亞葉夫在倫敦出了兩期公社，攻擊巴枯寧，阿加列夫非常厲害，然而這時候奈其亞葉夫底言論已引不起人們底注意了。

奈其亞葉夫後來又由倫敦到瑞士 齊利池，在一八七二年尾，俄國政府以殺人犯的罪名要求齊利池當局將奈氏逮捕，引渡回俄。在奈氏未被捕之時，俄國亡命者中已有人得到了這種風聲。巴枯寧等在他被捕以前十幾天曾找人間接去警告他，他說：「這一定是巴枯寧派設法騙我離開此地……這和一八七〇年的情形不同了；現在我有朋友在柏爾勒的聯邦政務會裏；如果有危險我一定會先接到報告，」然而他終於被逮捕押送

回了俄國。

奈其亞葉夫被捕後，旅居瑞士的俄國亡命者曾發出宣言反對他底引渡，他們說伊凡諾夫只是一個偵探，因此這件謀殺案便是政治上的謀殺，政治犯是不能引渡的。然而他們底反對並沒有效果。

這次的被捕倒算救了奈其亞葉夫。因為如果奈其亞葉夫就長此在外國住下去，也不能恢復他底信用，革命黨人已經完全離開他了，那麼他晚年的生活也一定會是寂寞苦痛的。然而這次的逮捕以及其後的監獄生活却表現出他底堅強的意志，他底犧牲的精神和他底鐵石般的心，這樣使得他又把伊凡諾夫底血跡洗滌淨盡了。

奈其亞葉夫被押送回俄國以後，這年十一月二日巴枯寧自洛加諾寫信給阿加列夫說：「這共和國把不幸的奈其亞葉夫引渡到俄國去了……他將像一個英雄底樣子而犧牲了，這一次他不會背叛任何人，也不會背叛主義的……我不知道你底感想怎樣，然而至於我呢，我却十分憐惜他。在我一生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對於我做了許多的壞

事，他從各方面陷害我，然而我却也很憐惜他。這是一個具有稀有的精力的人，我們第一次和他見面時，他底心裏還燃燒着對於那不幸的俄國人民的愛；他底靈魂裏還留着對於我們俄國歷史的和人民的災禍之真正的苦痛……」

奈其亞葉夫審判於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刑事法庭開始，他不要一個律師，在受審的時候他底態度始終是異常傲慢的。裁判長問他是否承認犯了謀殺伊凡諾夫的罪。他依然坐着，回答道：「我是一個僑居外國的人，我已經不是俄國底臣民了；我輕視你們底一切訴訟手續；我若讓你們來裁判我底行爲，真是我底奇恥大辱。我已經不是你們底專制之奴隸了。」

這樣他就被驅逐出法庭，然而在走廊上他又和衛兵起了衝突，於是又被引回法庭裏。檢察官提起公訴，詳細地敘述了奈其亞葉夫底罪名以後，審判長問他有無辯護的話，他回答道：「我覺得要來辯護這盡人皆知的誣陷我的流言，實是我底大辱。全俄國的人民都知道我是一個政治犯。我現在重複地說我曾向奈瓦雪夫伯爵說過的話：「政府可

以拿去我底生命，然而我底榮譽是牠所不能拿去的。」

審判結果，奈其亞葉夫得着二十年的苦役和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刑罰。判詞讀畢後，奈其亞葉夫答以「打倒專制政治」之呼聲。

這一次的審判和一八七一年奈其亞葉夫團審判一樣是絕對公開的。政府底本意想借這兩次審判來毀壞革命黨人底名譽，引起社會對於革命黨人的惡感。然而結果正如拉坡頗爾特在他底俄國革命之先驅中所說，是適得其反。「社會反對奈其亞葉夫底戰略，然而牠不能不贊同並且稱許他底理論。我們可以憎恨在一個運動之首的那些人，然而我們却要尊重這運動中的基本思想。這審判證明出來是一個關於反抗精神的優美的宣傳，因為牠雄辯地解說出革命黨人底理論，而且傳播政府所正急欲壓制的思想。所有的被告在裁判官前面的行爲都是極其勇敢的，因此得到了旁聽者底全心靈的同情，他們不能不把這些被告視作爲一個崇高的偉大的目的之殉道者。學生們特別爲各被告底高貴的行爲與崇高的目的所感動了。他們反對奈其亞葉夫這個人，然而他們

却讚美他底思想。對於實行之渴望以及在許多人心靈中的睡眠着的革命之傾向突然醒起來了。』拉氏底話是根據模克利維奇底回憶錄來的。

事實上奈其亞葉夫並未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被囚禁在彼得保羅壘內的阿奈克西斯半月堡裏面。他被活埋在這裡整整過了十年，一直到死。就拿他底監獄生活，他也足以使專制者胆寒了。在監獄中的奈其亞葉夫，在俄國革命運動史上傲慢地直立着。

他入獄時，他底鄰近的囚室裏住着一個近衛將校。這個近衛將校因和長官衝突得罪，後來忍受不下監獄的苦，便發了狂。每天晚上在別人睡眠的時間，他時而哭泣，時而狂笑，時而叫罵，時而怒吼。奈其亞葉夫對於這種攪亂神經的騷動一點也不動心，他安靜地讀書，而且設法與外界通消息籌劃革命的事，他一進獄裏就上書於司法總長和俄皇，說他在瑞士如何被捕，如何被引渡到俄國，政府對付他的辦法都是極其卑鄙，而且審判又全不合法。實則政府曾經和他交涉過兩次，第一次奈瓦雪夫伯爵代表「第三區」（秘密警察署）要他供出革命黨人底姓名，革命黨底內容，計劃等等，他憤怒地拒絕了。三年

後憲兵司令官波達頗夫將軍又來向他提出這個條件，他這一次的回答是更粗暴：他突然伸出手來在波達頗夫將軍底臉上用力打了一下，打得他口鼻流血。這件事過後，奈其亞葉夫就被加上了鐐銬，用重鐵的鎖把他鎖在石壁上，晚間便橫在冰冷的石床上。讀書寫字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然而奈其亞葉夫橫在石床，身帶重鐵的鐐銬，聽着鄰室狂人底騷動，這樣的過了兩年，一點也不動心，一點也不頹喪，一點也不屈服。沒有了墨水，他用了他底血寫了許多封信。他底意志力竟堅強到這地步，這樣的人，古今來能有幾個！

兩年過後當權的人又換了許多，奈其亞葉夫底名字已漸漸被政府忘記了。因此人們除掉了他底鐐銬，打開了鐵鎖。後來他又用絕食的方法要求寫信，讀書及收受新刊書籍之權利，不進飲食者凡七日，終於得勝了。這時候正是奈其亞葉夫底得意的時期，他把囚室當作大本營，開始了他底革命的宣傳。他用了種種方法來催眠獄吏，研究禁卒底心理狀態，刺探各種秘密，巧妙地欺騙他們。按監獄裏的規則，他是不許和禁卒談話的，所以他每每當着禁卒在他身邊的時候一人高聲獨語，他說他是爲他們（禁卒們）爲農民，

爲人民而犧牲的。他又說他在宮庭裏有很重要的關係，皇太子是幫助他的，他之所以得除掉了鐐銬，也就是靠着這般人底力量。他自從打了波達頗夫將軍以後就得到了禁卒底尊敬。漸漸地，他們不僅敬他，而且愛他，甚至有他而驕傲，他們提起他時，稱他爲『我們底老鷹。』

一八七九年梭洛維也夫暗殺俄皇的事件發生後，在禁卒們底眼裏，奈其亞葉夫底身分更抬高了。他欺騙他們說這是皇太子想推倒亞歷山大二世的陰謀。禁卒們由是更相信他，而且忠心於他了。他得了禁卒們底幫助，把這堡壘內的地理形勢和守備狀態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同時又明白他已經得着了大部份守兵底信心，所以他決定了一個計畫：某一天全皇族要到堡壘內的禮拜堂來，那時候他便佔領全堡壘，把沙皇和皇族一起囚在堡壘中，同時宣布皇太子即位。

然而兩個同囚的政治犯西利亞葉夫與米爾斯基反對這種計畫，他們設法和民意社執行委員會底重要人物熱利亞博夫通消息，據說熱利亞博夫居然化裝親身到堡壘

來見奈其亞葉夫，說執行委員會認爲這個計畫不可實行；執行委員會以爲可以設法使半月堡中的囚犯全體逃獄。奈其亞葉夫承認了執行委員會底提議，然而要進行他底逃獄計畫，需要着金錢來做運動費，這時候執行委員會正進行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事，正缺乏金錢。所以執行委員會便叫奈其亞葉夫自己決定究竟在他底逃獄與暗殺沙皇這兩件事中，應該先做那一件。奈其亞葉夫毫不遲疑地選擇了「暗殺沙皇。」

奈其亞葉夫常和民意社多數社員通信，蘇非亞也是他底通信者之一，他在監獄裏的十年中也曾製定了不少的革命計畫。其中有一個計畫是在迷信沙皇很深的省裏假造了一道沙皇底詔令，說應允了貴族底要求，將農民還與原來的主人，延長軍役年限，毀盡一切異教教堂等。這樣自然會激起人民底暴動。同時又假造聖議會（宗教議會）底「密令」給各僧侶說：『萬能上帝降禍俄國。新皇亞歷山大三世患瘋狂之疾。各僧侶爲不致洩漏國家秘密起見，應該秘密禱告上帝，早使新皇痊愈。』奈其亞葉夫以爲僧侶底口是閉不住的，他們一定要向人說，社會因此會起恐慌。那時候再用所謂「全俄國」大

俄小俄白俄）主教會議底名義發表宣言給農民和軍隊，說已決定分配土地取消軍役。凡有反對此宣言之實行者應被逮捕而受裁判。

這個計畫是早年製定的，被當時的革命團體所否決了，但司特潘諾維奇在一八七七年煽動齊基林縣叛亂時却曾採行了這個計畫。

民意社執行委員會雖專心去做暗殺沙皇的事，但同時也沒有忘記幫助奈其亞葉夫逃獄的事。亞歷山大二世被殺後不久蘇非亞被捕了，在她那里，警察搜出了幾個堡壘守兵底妻子和情婦底地址。這件事又暴露了。奈其亞葉夫底逃獄陰謀終歸失敗。政府舉行大搜查，堡壘管理者波哥若德次基等也因此被捕。以後奈其亞葉夫便又受嚴酷的待遇，到後來他究竟被囚在何處也無人知道了。一八八三年五月八日的晚上奈其亞葉夫和平地死在囚室之中，據說是得肺病而死的。當時謠傳奈其亞葉夫是被絞死的，不過至今尚未證實。

前次搜查的結果，證實了堡壘底守兵曾受了奈其亞葉夫底革命的宣傳。審判後被

定罪者二十五人。其中一部份被判作苦工，一部份被送到紀律嚴厲的軍隊裏去。從此果如陳加所說這個「虛無主義詩篇之使徒與聖哲」奈其亞葉夫「像啞劇裏的一個魔鬼一樣地下去不見了。」

然而格林斯基 (Glinksky) 更說得好：『奈其亞葉夫從天邊下去了，但是他底影子在此後很久還長留在俄國革命運動上面；他拿他底一個熱狂的精力，他底以為政府與社會間的戰鬥必然有流血的終局之信仰做一個實際的例子，不斷地鼓舞着俄國底革命運動。』

奈其亞葉夫不是一個理論的人，而是一個實行的人。他之感動人，全在他底行為。他早年雖然犯了不少的過失，但他底最後十年監獄生活却把他底一切罪惡洗滌淨盡了。世人稱巴枯寧為奈其亞葉夫底先生，底主人。巴枯寧確是深知奈其亞葉夫的一個人，奈其亞葉夫果如巴枯寧所說，像一個英雄，一個殉道者底樣子而消滅了。最後一次他確實不會賣掉任何人，也不會背叛主義的。在理論上奈其亞葉夫是巴枯寧底學生，他是巴枯

寧一八七二年以前的學說之信奉者；然而在戰略上，他確實是一個獨創的人。他底戰略雖然爲後來的革命黨人所否認，但在恐怖主義者中間我們仍然看出強大的影響來。巴枯寧被某些人誤認爲恐怖主義之父，其實可稱爲恐怖主義之父的應該是奈其亞葉夫，他在一八七〇年曾作出一個被他判決死刑的官僚底姓名表，在表上頭一排有兩個人就是特列博夫與麥孫采夫將軍，在一八七八年這兩個人都被恐怖主義者刺殺。第一個被沙蘇利奇暗殺未死，第二個就被司特普尼克殺死了。這也是一件巧合的事。

奈其亞葉夫在黑暗的牢獄裏消滅了，他底名字早已被人忘記，但是他底影響雖然有一部分是不好的，却多活了許多年代。他可以說是秘密結社的陰謀家底最完全的標本。在地底下的運動中他是一個卓越的人。他好像是一個連環，把舊虛無主義和恐怖主義連結起來的。他好像是一道橋，是從宣傳通到實行的。所以到了他，我底這部運動史話底第一卷才得完成。這第一卷只是一個序幕，以後才是熱鬧的正戲。

從第二卷起我們將不再敘述少數卓越的個人底生涯與活動，等到新的簾幕揭開

時，顯現在我們底眼前的將是團體底活動與無數男女青年底犧牲底壯劇了。

版初月九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版再月一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五第

編主金巴

者行刊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十二里安德路明昆海上

者刷印

司公刷印一三

號七九七路明昆海上

處售經約特

店書明開

路州福海上

處售經約特川四

店書明開都成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話史動運會社國俄

著金巴

角四價實裝平精
六

俄羅斯的童話

高爾基著

魯迅譯

高爾基所做的大抵是小說和戲劇，誰也決不說他是童話作家，然而他偏偏要做童話。他所做的童話裏，再三再四的教人不要忘記這是童話，然而又偏偏不大像童話。說是做給成人看的童話罷，那自然倒也可以的，然而又可恨做的太出色，太惡辣了。

作者在地窖子裏看了一批人，又伸出頭來在地面上看了一批人，又伸進頭去在沙龍裏看了一批人，看得熟透了，都收在歷來的創作裏。這種童話裏所寫的却全不像真的人，所以也不像事實，然而這是呼吸，是痲子，是瘡疽，都是人所必有的，或者是會有的。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畫的筆法，寫出了老俄國人的生態和病情，但又不只寫出了老俄國人，所以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看起來，也往往會覺得他好像講着周圍的人物，或者簡直自己的頂門上給扎了一大針。

但是，要全愈的病人不辭熱痛的針灸，要上進的讀者也決不怕惡辣的書！

獄中記

柏克曼著
巴金譯

柏克曼敘述故事的手腕和杜思退夫斯基以及其他的俄國的寫實主義者相似……他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柏克曼在他的熱狂裏是一個抒情的詩人。然而甚至在熱狂裏他看事物也很清楚。他解釋他自己和他的主張的一部分是一件稀有的心理學的作品……愛好果戈理，杜思退夫斯基，托爾斯太，屠格涅夫，高爾基，安得列夫的著作的讀者可以把柏克曼看做那些作者所描寫的人物的兄弟。

— W. M. Reedy

— S. Yanofsky

這是一個成熟的心靈的成熟的產物。讀者不必同意柏克曼的主張，他却不能放過本書的深邃的心理學的洞察和優美的文學的內容。

——加本特

柏克曼的獄中記無疑地是一部偉大的自傳。在這本描寫他的生活經驗的書裏柏克曼給了我們一個恐怖的記載，這差不多是沒有匹敵的。

——太陽報

——紐約太晤士報

本書的不可思議的魔力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超過。著者的手腕頗似斯拉夫的寫實主義者，而且被批評家比作杜思退夫斯基和安得列夫，他的作品必有一種驚人的魔力，同時還有一個社會的價值。

——紐約講壇報

戰爭

鐵霍諾夫作
茅盾譯

這是描寫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作者是現代蘇聯的新作家，生於一八九六年。他從小就喜歡寫戰爭小說，不過這些幼年的作品他都沒有發表。十九歲時進了騎兵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在前線的。「戰爭」這小說，却不是「西線無戰事」一類的經驗小說或回憶小說，這是作者用了他在大戰中所得的經驗加上他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正確的理解，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因以及過程，造成了的藝術的形象。這書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現在是被推為蘇聯新實現主義作品的傑作之一。原文頗長，英文翻譯有一個節本，全書的精采是保存了的。現在就依此英譯的節本轉譯成中文。（二月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

約翰·史蒂爾著

白石

譯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史蒂爾預言希特勒政府一月之內將有內闕，而六月清黨事件就發生了；七月十六日，預言陶爾斐司一月之內將被推翻，而七月二十五日陶爾斐司就被刺聞了。

史蒂爾是一個正確的預言家；他的預言不是神祕的，而是根據於深密的觀察的。

現在，史蒂爾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信不信由你，但我們必須知道這預言是根據了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為國際政治之寶典，目前國際形勢之詳盡而細密的分析；不僅研究國際政治者應當一讀，就是一般的讀者也應當一讀。內容大要：一、血腥的多瑙河，二、德國的擴張夢，三、法意之爭霸，四、日本帝國主義之成年，五、渴血的國際，六、經濟的國家主義的機構，七、為什麼大戰就要爆發？

全書約十萬言，二百餘頁，祇售實洋五角。

田園交響樂

A. 紀得作
麗尼譯

紀得的轉變已經成爲近年來轟傳文壇的大事；因爲，以四十餘年的文學活動，紀得不僅是當代法國文壇之巨人，而且是世界的作家了。

紀得是有藝術良心的，追求光明和真理的藝術家。如今，紀得的眼睛是睜開了，然而，他是怎樣從懷疑和苦惱的深淵之中跳躍出來？在田園交響樂中，紀得會說道：「沒有眼睛的人是多麼幸福啊！」

田園交響樂是藝術家紀得的傑作，是當代法國文壇的一朵奇豔的花朵。

田園交響樂以一個美麗而悽慘的故事包含這藝術家的深邃而苦惱的控訴。

平裝實價三角，精裝實價五角。

新譯
本
草原故事
高爾基作
巴金譯

據說做夢的人能夠從海岸與陸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一個仙話，能夠從專制與受苦之混亂中創造出一個自由人的國土來。高爾基便是現今的一個偉大的做夢的人。這本草原故事是他的美麗而有力的仙話。譯筆流利暢達，頗能保存原作的那種美麗的，充滿了渴望，憂鬱的調子；同時還能使讀者嗅到俄羅斯草原的香氣。本書前在生活書店出版，現由譯者收回重加校訂，幾與重譯無異。而售價却較前減低二分之一。這是文化生活叢刊最近給讀者諸君的一個貢獻。

平裝實價二角

精裝實價四角

回憶錄

V. 妃格念爾著
巴 金 譯

這是一本神奇的聖書，一本偉大的自傳。從這本書裏一個異邦美麗的小姐站起來，在讀者面前發育生長，長成一個偉大的人格，拋棄了富裕的家庭，離開了資產階級的丈夫，到民間去，把她從瑞士學來的醫學知識，用來救濟貧寒的農民，後來經歷過了種種的階段，變成了一個最偉大的領袖，一代青年的指路的明燈。於是她在牢獄裏被活埋了二十三年以後，生命又來叩門了。她又以新生的精力重回人間。這是何等樣崇高的精神，何等樣堅決的性格與信仰，何等樣的人格的吸引力！

讀過柏克曼的獄中記的人，不可不讀這本比獄中記更偉大的聖書，不僅這書的每個字會像火焰一般點燃你的血，並且字裏行間還跳動着一個溫柔的，敏感的，無所不愛的女性的心，牠會使你流淚，牠會喚起你的渴望。

本書現由譯者參照互有詳略的英，法，德，三種譯本重譯，明年出版。

何爲

巧爾片雪夫斯基著

宗融·世彌合譯

這是巧爾尼雪夫斯基的不朽的名著。巴金先生在「俄國社會運動史話」中說：「一八六三年巧氏在獄中寫了一本小說何爲。巧氏寫這部小說算是對專制政治復了仇。這書一出就成了俄國青年的綱領。克魯泡特金深知道六十年代青年的精神，他說：「牠對於當時俄國青年算得是一個天啓，」真是不錯。實在果如克氏所說，此書在俄國銷數之多，讀者之衆，影響之大，誠爲任何著作所不能及。」可見這書的價值了。（三月出版。）

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

司特普尼亞克著
巴 金譯

本書是十九世紀末葉的一大名著，著者便是因此書而聞名全世界的司特普尼亞克。他的文章可當得悲壯兩字的評語，可以使人流淚，又可以使人興奮。他的文章是火一般熱，海一般深，戰場上號角一般的悲壯，打孤城的春潮一般的激昂。便是鐵石心腸的人讀了他的書也不得不感動。這部書是敘述在俄皇的專制政治之下男女青年革命黨人的運動，被捕，逃獄，犧牲，殉道，其中有不少可泣可歌的事實。可作小說讀，可作歷史讀。原作爲意大利文，現由巴金根據英，法，日，西班牙文四種譯本譯出。

（五月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8550B

上海圖書館

